

動謂之心分別是非謂之

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良

照光也籍沉醉終日率爾屬文初不苦思詞皆諷喻寓寄也善曰

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為

越禮自驚眾

曰禮豈為我設邪所以驚眾也善曰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常遊蘇

義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嗚呼清韻響亮蘇門生迥爾而

秋曰阮籍嫂常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讓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

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

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此延年自託以為塗窮者

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俗呂氏春秋曰沈君筮謂孫叔敖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餐霞謂仙

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

琴聲而問焉覲曰嵇叔夜寧曰叔夜臨命東市何得在茲覲曰叔夜

論則可謂知疑神之道也善曰顧凱之嵇康贊曰南海太守鮑靚

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

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屈莊子曰嶺姑射

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

疑也廣雅

立俗迂

俗而雅流議王烈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共入山游戲是則洽

論鸞翮有時鍛拜龍性誰能馴

曰隱鸞翮有時鍛拜龍性誰能馴以喻康亦復自謂

二又選二下卷

一七

善曰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秦龍氏服虔漢書注曰擾馴也鍛所例切

劉參軍

向曰劉伶為建威參軍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靈為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

翰曰言伶懷情不發以滅聞見猶閉關却掃而無事也

善曰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閉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滅榮也晉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開解說文曰懷藏也莊子廣成子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鼓鐘不足歡榮色豈能眩** 戶徧切濟曰眩惑也謂聲色不入 善

足歡榮色豈能眩

曰夫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見既滅聲色俱空故鼓鐘不足以為歡豈

榮色之能眩也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翰精日沈飲誰知非**

茱宴

銑曰翰藏精光也沈飲耽飲也茱宴謂茱廢之宴言人不知伶非為此宴宴亦有以也 善曰廣雅曰翰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滅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尚書曰羲和沈酒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冥也毛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荒廢亂也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向曰管仲酒德頌雖曰短章情自此見謂伶好飲為居亂

代欲晦其才延年自解將同此美 善曰頌酒即酒德頌也衷謂中心也蒼頡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

翰曰阮咸為始平太守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為竹林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哭實稟生人

善本作秀 翰曰咸字仲容青雲民字 器高大者也秀美也

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濟曰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

思金聲不合雅頌非德政中和之善必今古尺有長短所致後得古銅尺度之今尺短四分此謂識微也金奏謂鐘磬也 善曰傳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為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而奏樂**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覲** 良曰咸則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山濤曰咸若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期見也 善曰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到過絕於人

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觀見也屢薦不入官善本作一麾乃出守銑曰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此示延年自喻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勗所指麾也傳暢諸公讚曰勗性矜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曰秀為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翰曰甘好也淡薄清靜也毫素筆紙也謂秀志於著述延

年自喻好文也善曰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毫素之所擬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

句濟曰好玄謂秀讀書鄙賤人所解說章句善曰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為

解義妙折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妍蚩曰窮聖人之秘奧則六義之淵之王逸楚辭注曰鄙取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交

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向曰秀嘗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鴻鳳鳥之美者故以喻焉善曰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

軒軒飛貌張衡鸞賦曰皇回日運鳳舉龍驤康寓居河內山陽後經山陽舊居因聞笛作思舊賦流連渙流自河裏河內也惻愴悲傷也山陽賦則思舊賦也善曰漢書班伯曰式講大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流連河裏游惻愴山陽賦良曰秀

詠史詩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銑曰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川河洛伊也皆邑

居豪華善曰漢書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苑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帥鄭立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百金

不市死明經有高位向曰此有百金之子不死於市者明經術而取高位善曰史記陶朱公

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勝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

京城十二

衢飛鳧各鱗次

翰曰鳧屋簷也若魚鱗之相次善曰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鳧舛互李

尤辟雍賦曰

仕子敷華纓游客竦輕轡明星辰未稀

軒蓋已雲至

濟曰未稀尚多也雲至如雲之至也善曰七略曰華組之纓楚辭曰乘余駕乎入冥廣雅曰竦上也毛詩曰明星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疏也希與稀通說苑曰翟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尚

書中候曰

賓御紛颯沓鞞馬光照地

良曰颯沓衆盛兒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曰御侍也吳質答東阿王書曰情踴躍於鞍馬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

善曰周易

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應璩與曹長思書曰春生者繁華也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

弃

銑曰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閑數人得百錢足以養則閉肆下兼而按老子是身與世相弃也此詩獨美嚴公以謂當時奢麗善曰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閑數人得百錢足自食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辭曰野寂

寞其無人莊子曰夫欲勉於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則無累矣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虞子陽

白曰虞叢集曰叢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文始安王引為侍郎後遷任虜府

參軍霍去病為漢驃騎將軍以破匈奴叢慕之

以詠矣善曰虞叢集序曰叢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大監中卒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翰曰旄旌也汗馬謂馬出汗有功勞也長城秦所築在西北地

善曰班固涿郡山祝文曰仗節擁旄鉦人伐鼓漢書公孫引曰且愚駑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長城地

勢險萬里與雲平窮

善本作秋八九月虜騎入幽

并

濟曰虜匈奴也幽并二郡各善曰宋子候詩曰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為霜

飛狐白日晚澣

海愁雲

善本作陰字

生

良曰飛狐地名澣海北海名善曰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巨瓚曰飛狐

在代郡西南塞各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澣海如淳曰澣海海名說文曰陰雲覆日

羽書時斷絕刁

斗晝夜驚

銑曰羽書徵兵檄也斷絕謂路有寇不通也刁斗以銅作鑊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故謂

晝夜鳴善曰羽書即羽檄也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備孟康曰以銅作鑊受一斗晝

飲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
斗今在榮陽庫中錐音遙
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
善

作於字 向曰墉城牆也蔽日言高也 善曰周易曰乘其墉弗克
攻柱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湖
子歐治子干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
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史記曰陸賈

寶劍直百金楚辭曰
旌蔽日兮歌若雲
雲屯七萃士魚麗 六郡兵
翰曰雲

之屯萃聚也以智力之士七等聚之為爪牙魚麗陣名六郡金城隴
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善曰陸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

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聚萃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衆
聚集有智力者為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

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
林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胡笳關下思羌

笛隴頭鳴 濟曰笳簫也起於胡笛起於羌思者其聲悲思隴山
名 善曰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宋書有胡漢舊

箏笛錄有曲不記所出長
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
骨都先自龍言 日逐次亡精

良曰骨都日逐皆匈奴侯王名自龍言侯也亡精失寇良 善曰漢
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龍言馬文頴曰恐懼也漢書匈奴有日逐

王西京賦曰
喪精亡魂
王門罷斥侯日第始脩營 銑曰匈奴既破
故斥侯皆罷也

去病有功而賜之甲第甲第謂第一之宅也 善曰漢書曰龍勒有
王門關又曰李廣遠斥侯未嘗遇害又曰馮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

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
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任登萬更積功立百行成 日

登升也十六升曰更言粟多也 善曰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
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更包咸曰十六升為更百行已見上文 天

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向曰不自感也 善曰老子曰天
長地久地無窮人死

音有時爾雅
曰虧毀也
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 良曰激楚歌聲
也人既遷化故

王高臺頌 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響發激楚王遊曰激楚清聲也言
樂家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子新論琴道維門周說孟嘗君曰于

秋萬歲後高臺
已傾曲池又已平
當今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銑曰天子
圖形貌於麟閣上雖千載後猶有雄名當今者義將效之 善曰漢

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服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
其形貌敘
其姓名

百一

百一詩一首

五言善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
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偏

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元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去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與於此也

應休璉

向曰文章錄曰應璩字休璉汝陰人博學法度璩為是詩以諷焉以刺在位者莫不怪愕獨何晏無怪也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善曰文章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無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俟自誨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善曰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曰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也詩序曰下流應俟自誨也

侵誣

善曰宿久也誣猶欺也善曰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曰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也詩序曰下流應俟自誨也

前者墮

許規切善本作為墮字官去有人適我問也問里門也

田家無所有

酌醴焚枯魚善曰漢書曰田家作苦蔡邕與素公書曰酌多醴熾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

盧

善曰承明謂天子待制處也善曰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故云三入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謁帝承明盧問張公

智居

向曰此土謂璩之所居仁智謂有山水也善曰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所居乎亦問者之辭也爾雅曰隱占也郭璞曰隱度之也論語曰

文章不經國

筐篋無尺書善曰文章錄曰文章經國之大業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橐簡書說文曰筐篋笥也漢書曰廣武君曰奉咫尺之書以使燕

用等稱才

學往往見歎譽善曰問璩何等用而稱才

避席跪自陳

善曰言文章既下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見歎問者之辭也

避席跪自陳

善曰言文章既下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見歎問者之辭也

避席跪自陳

善曰言文章既下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見歎問者之辭也

賤子實空虛

齊曰避席離席也賤子璩謙稱空虛無也善曰孝經曰曾子避席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稱

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

五目作知字良曰宋有

以為大寶而藏之周客聞而觀焉掩口盧胡而笑此燕石也與瓦礫不殊言周客知宋人非寶而觀之有人知我無德而問之其於愧也不亦多矣皆諷朝廷之士有其位無其才能不愧乎善曰言已妄竊崇班心常懷取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則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特燕石也其與瓦礫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遊仙

遊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

尚書左僕射以亂相思游仙去世故為是詩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亮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

向曰亭亭高貞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栢劉公幹贈從

弟詩曰亭亭山上松亭亭高貌

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

善曰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栢

獨在冬夏青青爾雅曰柢本也焦貢易林曰温山松栢常茂不凋落

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

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

翰曰吉士劭自喻也物謂松栢濟曰玄雲取其高

也巖石取其固矚視也善曰尚書曰燕常吉士七啓曰抗志雲際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門

羨昔王子喬

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

良曰王子高者周靈

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高山後於緱山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善曰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張湛曰能友於道友或為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以修德思玄賦曰續連

翻兮紛暗暖說文曰御使馬也

抗跡遺萬里豈戀生人

善本作樂長懷

慕仙類眇

善本作

然心懸邈

銑曰抗舉也懸邈遠兒善曰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悲

申屠之抗跡王逸楚辭注曰縣縣細微之思也又曰邈遠也

遊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向曰璞詩雖游山意雜傲誕上下道德信

塵網緇縶絃食霞倒景餌玉立都而璞之制文
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
哉以

京華游俠客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

蓬萊 濟曰朱門貴門蓬萊山名若如也 善曰西京賦曰都邑

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又曰遜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
隱遇世無悶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韜隱而赴玉庭藏養生而侍朱

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 臨源悒清波陵岡掇

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 活丹莢 音啼良曰陵上掇拾莢草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悒悒

都 也又曰掇拾也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
草之初生通名 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銑曰靈谿谿

也仙人登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也 善曰靈谿谿名也庚仲雍荆
州記曰大城西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

灩園有傲吏萊氏有 灩列子注曰班輪為梯可以陵虛 張

逸妻 向曰莊周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周賢使厚幣迎許之為相

陽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曰諾妻

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投其畜而去老萊乃遁而

隱是曰逸妻 善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

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

汚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老

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為

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 進則保龍見退則觸藩

所制者委畜而去老萊乃隨而隱 羝 翰曰易去九二見龍在田龍德正中中也又去羝羊觸藩羸其角

羝 言退而受困也將進於道德以保中正之美不可歸於俗務就
羸角之困者 善曰進謂求山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
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

高蹈風塵外長挹謝夷齊 濟曰夷齊伯夷叔齊二人取

於首陽山璞將蹈於風塵之外不為夷齊守此小節故長挹謝之而

去 善曰左氏傳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
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
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

食周粟隱
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向曰青谿山名道士有道士者善曰更仲雍荆州記曰臨沮

縣有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谿之美

雲生梁棟間風

出窓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

銑曰蘇秦學於鬼谷子今所言

老莊假稱善曰史記曰蘇秦東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翹跡企潁陽臨河思洗耳

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許由述之潁水之陽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洗其耳翹高也企舉踵也言思慕此事善曰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為天子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

閻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

閻闔風已見西京賦高誘曰允為閻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鱗起然如魚鱗之起善曰閻

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

善曰靈妃宓妃也毛詩曰靈妃我則笑鄭玄曰顧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无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

司馬彪曰塞脩時不在多之將誰使

良曰塞脩古之賢也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

翡翠戲蘭苕含色更相鮮

可悅之甚也蘭苕蘭秀也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善曰陸機毛詩草

丁有冥寂士靜嘯

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

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搥飛泉

善曰冥玄默也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准子曰大之夫乎赤松

臨上游駕鴻乘紫煙

濟曰赤松仙人鴻馬也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者歌曰遂乘萬龍輶馳騁九野嵇康答難

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按王

善曰拍拊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

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
日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
借問蜉蝣輩寧知

龜鶴年 銑曰蜉蝣朝生夕死以此世人龜鶴之壽皆千歲以此
生要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可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
頤而息龜潛匿而噓此其所以為壽可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 向曰六龍日駕也不可頓而止
揭兮維六龍於扶桑正逸曰結我甫十譽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
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徂其序淮南子曰三者代謝舛馳
高誘曰代更也謝敘也

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
吾生獨不化 翰曰雉入淮為蜃入海為蛤言此微禽尚自變
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雖欲騰丹谿雲螭
為蜃龜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也夫雖欲騰丹谿雲螭

非我駕 濟曰丹谿仙者所居蟠龍井也雲螭龍也 善曰魏文帝
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即丹谿其人浮遊列缺翱翔倒
景然死者相襲丘壟相望逝者莫反人皆若莫形足以覺也 **愧無**

魯陽德迴日令 善本作三 魯陽公與韓槁難戰酣
也 善曰魯陽揮日見淮南子許慎曰二十八宿宿為一舍 **臨**

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善曰論語
月逾萬孔安國曰如日之並逝儀禮曰婦人拊心不哭
哭吒歎聲也楚辭曰憂不暇食吒增歎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游 向曰逸輕霄天迅疾也言有仙
逸思拂霄及遠遊以 翰曰清
喻仙者願輕舉而高蹈 **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 翰曰清
也增高也瀾大波也吞舟人魚也言小水不能運吞舟之魚俗人不
足知游仙之事 善曰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塵俗不足容
乎仙者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谿谷斷巖水增波
韓詩外傳曰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 濟曰特達美自珪璋明月雖
今以仙道示俗亦猶此也 善曰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雖有
特達之美而明月之珠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
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投劍相駢者 **潛穎怨青**

陽陵蒼哀素秋 翰曰穎蒼且草木也生潛隱之處則怨青陽之
不至生陵白干之上則哀素秋之早及言仙俗

二十八宿宿為一舍 善曰魏文帝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即丹谿其人浮遊列缺翱翔倒景然死者相襲丘壟相望逝者莫反人皆若莫形足以覺也 愧無魯陽德迴日令 善本作三 魯陽公與韓槁難戰酣也 善曰魯陽揮日見淮南子許慎曰二十八宿宿為一舍 臨

今以仙道示俗亦猶此也 善曰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雖有特達之美而明月之珠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投劍相駢者 潛穎怨青

陽陵蒼哀素秋 翰曰穎蒼且草木也生潛隱之處則怨青陽之不至生陵白干之上則哀素秋之早及言仙俗

殊事異宜與此同類 善曰言世俗不娛求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
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臻陵苜蓿素秋之早至也潛隱在幽
潛而結穎也鄒潤甫遊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糾高松義
與此同爾雅曰春為青陽又曰若陵若也素秋已見上文 悲來

側丹心零淚緣纓深

善曰悲俗遷謝故惻心流涕周易曰
謂我心惻諸葛亮與李平教曰詳思

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
子以琴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平 寓魯門風煖將為災

良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
東門之外爰禽曰今茲海

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雜縣則爰居
是也 善曰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
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為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
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
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
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 **吞舟浮** 善本作
海底高

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

銑曰此中神
仙為之不安

而排雲上出但見其金銀臺闕而已 善曰吞舟之魚已見上文漢
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文瀛洲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
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
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 濟曰
陵陽

子明容成公皆仙人也挹酌也丹溜石脂流出也揮以手揮也 善
曰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銜鄉人也好釣魚於澗溪釣得白魚腸中

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
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王英列

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神導之事後白復
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

道於齊不見使人金 **姮娥揚妙音洪崖領** 五感其頤 良曰如
案玉杯自來人前

也妙音謂善歌也洪崖古仙人也頤動也聽合律故點其頤 善曰
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許慎曰常娥羿

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美人以充
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領其頤則歌合律廣雅曰領動也 **升降**

隨長煙飄颻戲九垓

銑曰外降上下也九垓九天也 善
曰列仙傳曰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

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
一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教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

者若教而已今卒覩夫子於是始可與教為交乎士笑曰今子遊始
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
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

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
遂入雲中盧敖視之弗見乃止 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
銑曰五龍皇后君兄弟四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次曰徵龍次
曰商龍次曰羽龍父曰宮龍父與諸子同仙在五方言此諸仙奇齡

過此矣嬰孩小兒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北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說文曰孩小兒笑也 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善曰燕昭王使入海往蓬萊山求不死之藥終不能得故云無靈氣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善曰燕昭使人入海蓬萊已見上文漢武非仙才見漢武內傳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 善木作魄 翰曰循環若循連環而無窮也魄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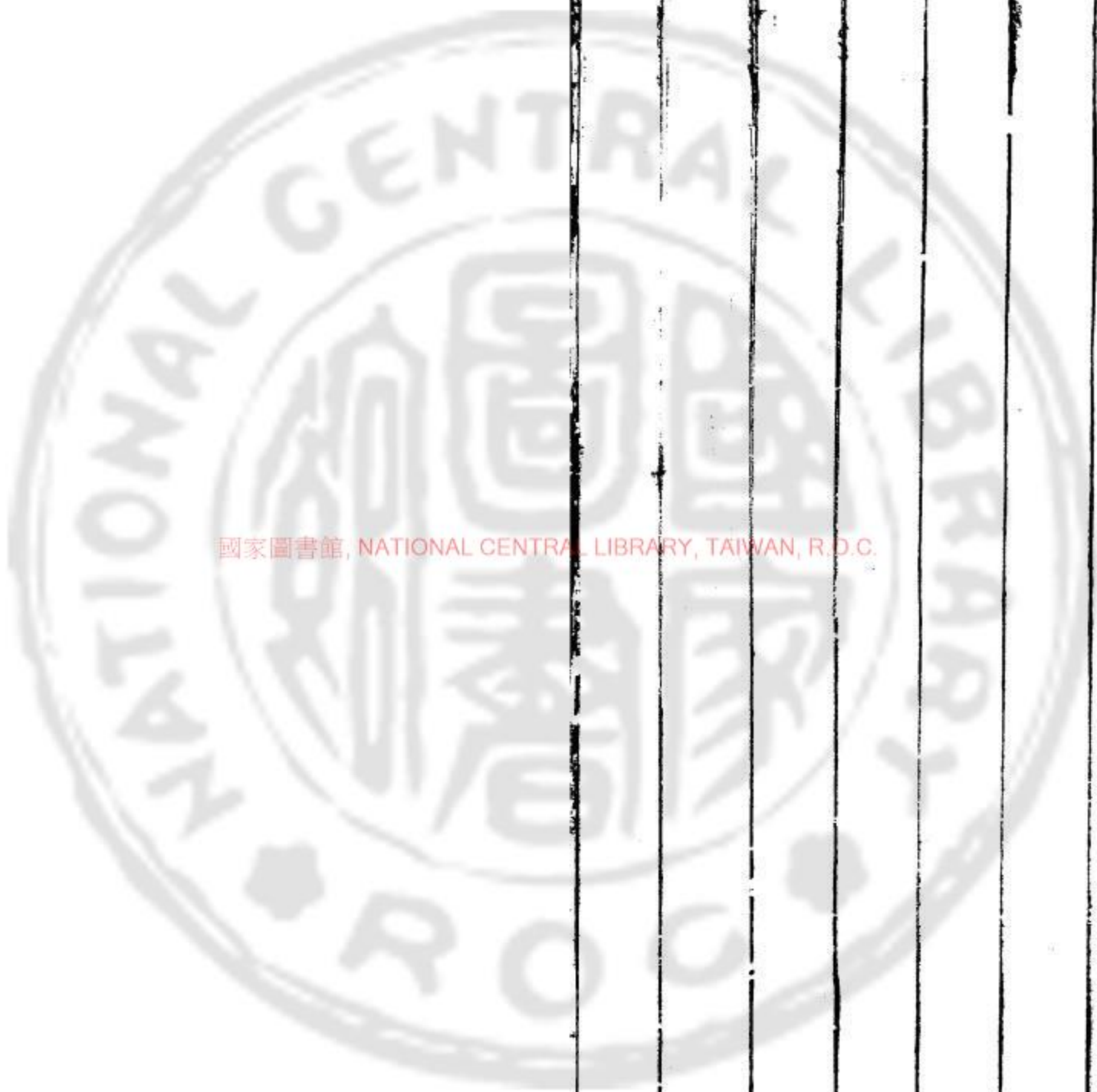
善曰說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日哉主魄孔安國曰 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 濟曰孟十六日明消而魄去也 其神蓐收西陸秋也朱羲日也立秋日從白道由從也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羲日也楚辭曰吾今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 **寒露拂陵茗女蘿辭松柏** 良曰陵茗即陵上草

女蘿兔絲也緣於松柏為寒所拂將以萎死故辭而去 善曰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陵茗已見上文毛詩曰葛藟于松柏毛萋曰葛寄生也 蕓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 銑曰蕓槿花也小蟲名朝生夕死此皆比人生之短也 善曰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爲蕓華莊生以爲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隕毛萋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 **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 向曰圓丘山名奇也 善曰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土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 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 翰曰王孫王公子孫貴者也安期先

生仙者言貴者饌八珍之味仙者服五石之藥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磁石 善曰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禮曰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青磁石也 **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 濟曰當途人謂執事也揖謝也 善

曰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一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招隱詩二首

五言善曰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冲

良曰思苦天下溷濁故將招尋隱者欲以退不仕善曰雜詩左居陸後而此在前誤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向曰荒廢之道橫絕古今以喻時也善曰魯連子曰連

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鄭玄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 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以前王之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

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石泉漱瓊瑤纖鱗或

善本作浮沈向曰瓊瑤皆玉言水有之纖鱗小魚也善曰楚辭

也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何事待

肅歌灌木自悲吟濟曰木叢生曰灌善曰毛詩曰其嘯也

都賦曰寡秋菊兼糒糧幽蘭間重襟良曰菊可以餐故

故云間重襟也善曰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

佩故以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翰曰躊躇周行兒煩勞

此中善曰言世務勞促故足力煩殆也韓詩曰搔首躊躇阮嗣宗

奏記曰負薪疲病足力不彊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蒼頡篇曰

簪并也所以持冠也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仕臻切向曰經始經營之始

生曰榛善曰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前

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銑曰瑩清也善曰周易曰悄悄

善本作菑青葱間竹栢得其真濟曰悄悄菑青葱茂盛美兒

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菑繁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弱葉栖

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燕堂玩好惡有屈伸良

言竹栢之美翰曰爵五等之爵服五等之服皆不可以常玩必有

好惡屈伸於其間善曰言爵服之榮理燕常玩時有好惡隨之屈

伸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

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已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東征

賦曰行止屈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銑曰結綬謂入仕

彈冠所以去塵冠既有塵固亦多累善曰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結

綬以生纏牽之憂或彈冠而去埃塵之累漢書曰蕭育與陳咸朱博

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

群物之紛可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向曰謂如柳下惠

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相與觀所尚逍遙極善本作良辰善曰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招隱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

翰曰夷平也躑躅將行兒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

曰心盪盪而不夷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躑躅欲

安之幽人在浚谷

濟曰幽人隱者浚深也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通賦曰春浚谷而勿

墜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

良曰藻水草也善曰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毛萇詩傳曰麓山足也

輕條象雲構密

雲構又齊都賦曰翠帷浮遊杜預左氏傳注曰帷帳

也結風善本作佇蘭林回芳薄秀木

向曰結積佇留也蘭香草也蘭氣迴

轉薄迫於秀茂之木善曰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楚辭曰遊蘭皋與蕙林王逸楚辭注曰薄附也廣雅曰秀美也

山溜何

善曰

泠泠飛泉漱鳴玉

翰曰言飛泉漱蕩玉石而有聲也善曰

泉之微液鳴玉亦瓊瑤也見上注

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會曲至樂非

有假安事澆淳

善本作樸濟曰言靈者美之也又似崩頽

良曰此皆自然而成故云非有假也言實此則可謂至樂何事趨於榮利而淳樸之風由茲而薄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

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謂至人又曰富

富

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銑曰苟且稅捨也從所欲謂隱居也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

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脫駕也方

言曰舍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

反招隱詩一首

五言

王康琚

向曰今古詩英題云晉王康琚而不述何

患何必山林然後為道故作反招隱之詩其情與

隱者相反

善口古今詩英華題去晉王康琚然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

柱史

翰曰伯夷叔齊自竄首陽之山老聃為周柱下史伯夷之德

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又

平時亦有巢居子

濟曰堯時有隱人常以樹為巢而居其間

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世利年老

林士

良曰今謂晉也稱盛明美之也云能無言亦有也

山林之士往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鷓鴣雞先晨鳴

哀風中

善本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

善曰皇甫謚逸士傳曰

鳥名趾足也善曰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為九州

伍長乎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

重奏曰陳原絕迹窮山韞櫝道藝楚辭曰鷓鴣雞嘲哢而悲鳴崔琦七

獨曰再奏致哀風楚辭曰漱凝霜之勞勞又曰容則秀稚朱顏毛詩

曰爰有寒泉左氏傳楚太宰為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

寡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

善曰從俗為周才索居為

才隱居為偏智傳子曰君子周

才難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已

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

遊覽

善曰劉向列子目錄曰

翰曰隨時而行曰推分去人自苦曰矯性

善曰劉向列子目錄曰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魏文帝

良曰魏姓曹氏魏志云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之子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受漢禪即皇帝位此詩未即位時作謂文帝者後人題之芙蓉池名善注同

乘輦夜行游道遙步西園

銑曰鄴都之西園善曰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

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

善曰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

甲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

向曰甲低脩長也摩天言高也蒼青色善曰子虛賦曰

上拂羽蓋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賦曰風翔翊其扶輪結皓華藻之力也

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

善曰張衡羽獵

賦曰風翔翊其扶輪結皓華藻之力也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善曰丹赤華光也善曰法言曰明星

結皓華藻之力也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

鮮明也此皆美貞

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

良曰赤松子王子喬皆古仙人也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者

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即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遨游快心意保已終

百年

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淮南郡之于湖縣南所

姑孰即南州矣庾仲雍江圖曰姑孰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

玄二字敬道出姑孰大築府第

殷仲文

銑曰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陳郡人也為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為長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禍及姑孰桓玄所出大築府第於此國南故曰南州其界九井山仲文從玄於此游故作是詩敘其進退危懼之情也善注同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准

向曰四運四時也准平也言四時其運行若魚鱗之相次

其物理變化亦各均平若一也善曰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本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

獨有

清秋日能使高興盡

翰曰清秋感入興喻之情可盡於此善曰潘安仁有秋興賦鄭玄周禮注

日興者記事於物也

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

濟曰凄寒緊急也善曰緊猶實也言

欲成也 爽籟鶴善平作幽律哀壑叩虛牝良曰爽清也籟

驚起也清風激於幽深之處起其音律牝亦谿谷也風入其中成其

哀也善曰言風之疾也激爽籟而起其幽律衝哀壑而叩其虛牝

也爾雅曰爽差也籟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

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郭象曰今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

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警起也歲寒無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歲寒無

早秀浮榮甘夙隕銑曰言歲既寒草木無復秀者仲文言我

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向

賈逵國語注曰浮輕也善曰貞正其猶松栢而性危脆同於朝菌謂被桓玄所制憂懼至斯

善曰松貞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

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

外軫翰曰哲智也匠謂善宰萬物者謂栢玄也蕭辰謂秋風蕭瑟

也善曰匠謂栢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

逍遙一卮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

也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

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明

車也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濟曰泛謂玄大設宴席泛

屈妙勝之人相引而飲善曰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

紆屈也勝引勝友也引猶進也良友所以進已故通呼曰勝引伊

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良曰伊惟也余仲文自稱也言樂

除泯絕也善曰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

仁杜預曰蘇晉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曄後漢書黃叔度傳陳

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土則鄙吝之萌猥首阿衡

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爾雅曰泯盡也猥首阿衡

朝將貽匈奴哂銑曰言我猥以不才之身為冠首於阿衡之朝

也玄為大司馬以比伊尹為阿衡也善曰阿衡喻玄也言已以凡

猥妄首朝端匈奴聞之理將見哂也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凡也尚書

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漢書曰車千秋以

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

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

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爾雅曰貽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游西池一首

五言

謝叔源

向曰滅榮緒晉書云謝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

謝叔源

向曰滅榮緒晉書云謝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

西池丹陽西也混思與友
朋相與為樂也 善注同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

翰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
不樂日月其除韓詩云伐木廢

朋友之道缺矣勞者歌其事皆思友之詩也 善曰聲類曰悟心解
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韓詩曰伐木廢
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
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 善

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予時無筭而非我劉積黎陽山賦曰良
遊未厭白日潛暉楚辭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 五臣本無此兩句

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臺眺

飛霞 銑曰阡道也陵山陵闕城闕也 善曰說文曰越度也鄭玄
禮記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毛詩曰願言思子阮籍詠懷詩

也言加大阜而通城闕也 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
向曰惠風謂春風施惠萬物也蕩動也繁囿謂園囿繁茂也屯聚會
重也阿大陵也 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廣雅曰屯聚也

景昊鳴禽集水木湛清華 翰曰景昊日斜也湛澄華麗
也 善曰倉頡篇曰湛水不

流 寒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 濟曰蘭沚水渚有蘭也若
也 柯蘭枝也徙倚時行也

善曰毛詩曰寒裳涉溱鄭玄曰揭衣度溱水也潘岳河 美人愆

陽詩曰歸鴈映蘭沚與詩同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 美人愆

歲月遲暮獨如何 良曰美人謂友人也愆過也言友人遲晚
不至我將如之何 善曰楚辭曰惟草木

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 典為牽所思南榮誠其多

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也 銑曰楚耕桑子謂南榮越曰全爾形抱爾生無使汝思營營謂相思
不己自誠之詞 善曰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越曰全汝形抱汝生照

使汝思慮營 營越處朱切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 五言靈運山居賦
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 向曰樓即所
居之樓也

日落泛澄瀛星羅浮輕橈 音饒翰曰澤中曰瀛星羅謂
夜也橈楫也 善曰楚辭曰

倚沼畦瀛兮遙望博王逸曰楚人名池澤中曰瀛羽獵賦 態榭面

渙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荃櫜兮蘭旌王逸曰櫜小楫也 態榭面

曲汜臨流對迴潮 濟曰態息也臺上有木曰榭水決復入曰
汜迴潮潮落之名 善曰毛萇詩傳曰

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為汜韓詩外 輟策共駢筵立坐相
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豫隱曲之汜

招要哀鴻鳴沙渚悲猿響山椒

銑曰山椒山頂也善

並也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孟

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椒丘

颺

音標向曰亭亭月明白颺颺風聲颺風也

出谷颺

善曰

颺颺而

斐斐氣冱岫泫泫露盈條

翰曰斐斐山氣自冱覆

盈滿也條細枝

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誼踟

銑曰矚

幽靜蘊積盪洗誼踟躕氣也

善曰李奇漢書注曰祛開散也

晤

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向曰晤對也

善曰毛詩曰彼美

與晤同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五言善曰水經注

鄉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別嶺入江

謝靈運

濟曰京口江口北固山名靈運從宋高祖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

良曰玉璽謂天子傳國璽

謂人君以黃繒為蓋此者示人崇高有異於下也

善曰言聖人佩

玉璽所以儆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鄧析子曰為之符璽以

信之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

名教用道以神理超

銑曰此一事蓋為名教而用之至於大

二事乃為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

由曰道所為曰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事物也周易曰聖人以神

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詩

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

銑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故云昔聞也

發春渚稅鑾登山椒

翰曰笳簫也大駕行必吹簫稅鑾

日從者鳴笳以啓路稅鑾

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

濟

猶稅駕也山椒已見上文

善曰吳都賦曰張組

帷構流蘇遊天台山賦曰或倒景於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

塵霧輕舉觀滄溟蓬萊陰倒景崑崙崑崙
曾城並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
遠巖映蘭薄白日

麗江皋 良曰薄叢也麗美也江皋江曲也 善曰蘭薄即蘭林
也楚辭曰朝騁騫兮蘭薄戶樹瓊木籬些然此意微與

王逸注異不可以王義非之楚辭曰 原隰萋 啼 綠柳墟囿
朝騁騫兮江皋王逸曰澤曲曰皋

散紅桃 銑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萋軟枝也墟丘囿園也 善曰
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月柳梯梯者發孳也桃則華萋與梯

音義同廣雅 皇心美陽澤萬泉咸光昭 言宋高美此陽春
曰墟居也

而布德澤故萬象皆光昭也 善曰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
萬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鑒孝經鉤命決曰池以舒

形萬物 顧已枉維繫撫志慙場苗 翰曰詩云皎皎白駒
咸載 以承今朝白駒喻賢人有潔白之德食場苗喻食祿維繫皆繫也喻

羈賢人使入仕也靈運自謙顧已非賢枉見繫繫而仕循撫其志實
慙食祿而已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毛

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承今朝 工拙各所宜終
之世賢不肖各反其質若此則工

以反林巢 濟曰工巧也巧拙各有所宜靈運謙以為宜在放逸
拙愚皆可而得知矣巢已見上文 曾曾是縈舊自想覽物奏長

謠 良三曾則謠歌也靈運云素願自退今觀山水樂之則是縈於
舊想故覽物色而奏長歌也 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想謂

隱居之志也歎逝賦曰覽前物而 懷之劉琨答盧諶詩曰引領長誼

晚出西射堂一首

以下皆永嘉所作善注同

謝靈運

步出西掖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 魚 崿 青

翠杳深沈 向曰岑山峯也山橫曰障巘崿崖之别名青翠山色
香閣也 善曰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

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爾雅曰山正郭巘崿崖之別 曉
名爾雅曰重巘陳文字集略曰崿崖也王逸楚辭注杳深冥也

霜楓葉丹夕曛嵐 氣陰 翰曰楓木名曛黃昏時嵐山風
也 善曰楚辭曰與曛黃而為

節往感不淺感來念 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
道逶迤兮嵐氣清埤蒼曰嵐山風也

已深 感憂也 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

勞愛如何離賞心

良曰羈雌無耦也萬物含情尚愛儔類如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言鳥含情尚知勞愛况乎人而離於賞心也

撫鏡華緇鬢攬帶

善曰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言鳥含情尚知勞愛况乎人而離於賞心也

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善曰孫藻玄鬚吐素華古詩曰衣帶日已緩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音聲

也

登池上樓一首

五言翰曰靈運被謫出時有疾起而作是善曰永嘉郡池上樓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作

前淵沈濟曰虬龍作也虬以潛處而自保鴻以遠飛而去患靈各運既羈世網故有愧慙也鴻之義善曰蚪以深潛而保

宜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蚪鴻也說文曰蚪龍有角者淮南子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

進德智所拙退耕

其疾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上也薄與泊同古字通馬融論語注曰作慙也

力不任

良曰言進德濟世智則踈拙退耕自給力不堪任善曰周易子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尸子曰為令尹而不

徇祿反窮海卧痾對空林

孫叔敖之德也云窮海痾病也善曰趙岐孟子注曰徇從也窮海謂永嘉郡也說文曰痾病也

暫窺臨

向曰卧病於衾枕脂於節候故云寒開帷簾窺臨景物也善本無此兩句

舉目眺嶠嶽

音欽翰曰聆聽眺望也嶠嶽山高阜善曰禮記笑洞簫賦曰嶠嶽嶠嶽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

濟曰初景初春也陽冬為陰也善曰楚辭曰款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園柳變鳴禽

良曰塘隄也鳴禽鸞也草生兮萋萋言感傷此歌吟也善曰毛詩幽風曰春日遲遲采繁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

歲月多而難處其心也。善曰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持

久矣詩曰我行永久穀梁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善曰執持雅操豈獨於古無悶也

無悶。善曰莊子罔兩責影曰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周易曰逝世無悶

謝靈運

游南亭一首。善曰永嘉郡南亭。五言。善曰靈運所居之南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濟曰時竟謂日暮之時竟盡一

也。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良曰含餘清謂雨後氣尚

外隱半見規負日之形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箒

昏墊念苦旅館眺郊歧。善曰毛萇詩傳曰痲病也昏霧墊溺也言病此

郭外曰郊歧道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痲病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

下民昏墊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因水災也杜預左氏傳

注曰旅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向曰被覆也。善曰楚

漸廣雅曰漸稍也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王逸曰芙蓉蓮華也

朱明移春受謝白日招爾雅曰夏為朱明。善曰楚辭曰青

星白髮垂。善曰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居戚戚而不解古長歌行

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良

曰感物懷所思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

景偃舊崖。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莊子罔兩問影曰向

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起而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曰吾屯也陰與夜

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

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

聚也陰闇則影不見故曰吾代也夜代謂使得休息也。我志誰

與亮賞心惟良知。善曰毛萇詩傳曰亮信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善曰靈運五言。善曰赤石山枕海靈

遊名山志曰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

興沒濟曰水宿宿於舟中也淹久興起也善曰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以歇而不比杜預

左氏傳注曰歇盡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彩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

乃陵窮髮良曰瀛海孺岸也周覽於此尚以勞倦況若昔人陵窮髮之地哉窮髮無毛之地在北海之北也善曰

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騶衍曰區中者乃有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孺棄地韋昭曰謂綠河邊地鄭玄

禮記注曰陵躡也顧啓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為標的

吳靜不發銑曰川后皮神天吳水伯善曰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

天吳是水伯也其獸也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向曰八首八足八尾背黃青善曰臨海志附石生海月如鏡皆中食故采拾之挂席則揚帆也善曰臨海志

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海

賦維長綯挂帆席賦維長綯挂帆席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翰曰溟漲皆海也端倪猶涯際也輕

舟而進曰虛舟超越輕疾自善曰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海運則圖於南溟李弘範曰廣大宛真故以溟為名謝承後漢書曰陳

茂常度漲海莊子孔子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

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善曰齊相田單攻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為言於王欲爵仲連仲連逃於海上故云輕組組緩也中山公子牟謂

言於王欲爵仲連仲連逃於海上故云輕組組緩也中山公子牟謂齊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故云眷也善曰言仲連輕

眷魏闕史記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

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

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矜名道不足適已

物可忽良曰忽忘也矜名則必危身故於道未足適已則不濟務矜名郭象莊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蕩矜名請附任公言終

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

然謝天伐銑曰孔子困於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故不免言可用於物則

傷於已靈運將依太公任之言不為人用謝去天伐以存其生 善
曰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
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汚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
善乃逃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哉
王逸楚辭注
曰謝去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五言向曰言靈運
游山寺也 善曰

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
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令在
所謂石
壁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

善本作
忘歸 向曰澹然安意也 善曰楚辭曰羌聲色兮
憺字 娛人觀者憺兮 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出谷

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翰曰陽微日落也 善曰左氏傳趙
宣子將朝尚早正曆曰日太陽也楚

辭曰陽果其朱光鄭
玄毛詩箋曰微不明也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 濟曰霏
日氣也

特既暮故收斂氣也
善曰霏雲飛貌也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良曰
芰荷

蒲稗皆水草迭遮也映蔚其色鬱茂隱映也 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薄懈切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披

拂趨南徑悅偃東扉 銑曰南徑東扉即所居也趨疾行
偃卧也 善曰莊子曰雲者風起

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爾
雅曰悅愉樂也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慮澹物自輕意愜理

無違 向曰思慮澹然志意愜當則外物自輕於至理無違也 善
曰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猶足也孫卿子曰內省則

外物輕矣廣
雅曰愜可也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翰曰言養生不出
此道也攝養也

善曰楚辭曰願寄言於三鳥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劉涓子曰內省則
注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說文曰推

排也為推
排以求也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五言齊曰言靈運登石明
山也 善曰靈運遊名山

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澗水上入兩
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

良曰策策杖也絕懸絕也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

震駭郭璞遊仙詩曰山林隱遯棲

疏峯枕高館對嶺臨迴谿

銑曰疏鑿也迴谿谿曲迴

也善曰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廣雅曰抗舉也

長林羅戶庭

善本作穴字

積石

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

去子惑故蹊

翰曰術蹊皆山路反忘術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惑失故路

活活

夕流駛色噉噉

叫夜猿啼

後聲

善曰毛詩曰河水洋洋

洋北流活活楚辭曰聲噉噉以寂寥廣雅曰噉噉也

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

良曰

自言沈深冥默豈復別理但欲守道使不攜離善曰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嚴君平沈深之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

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萸

輕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

銑曰九秋幹松之類三春萸草之類言心契堅貞自游於道翫色亦同於俗也善曰古樂府有歷九秋矣薄相行班固終南山賦曰三

春之季孟夏之初

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

向曰居常道以待終

九年秋已見南都賦

天年處順理而安排代事將使憂樂不能入於我也善曰新序樂

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莊子曰老聃死

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惜典同懷客共

答青雲梯良曰同懷謂友人也仙者因雲而外故曰雲梯善曰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郭璞遊仙詩曰安事登雲

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陵虛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五言銑曰則靈

運所居南山北山善曰靈運山居賦曰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永歸其路迺界北山注曰

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

謝靈運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

良曰山南曰陽也景日憩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

觀于南山之陽

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

洲亦玲瓏

翰曰迴遠策杖徑路也窈窕長遠自玲瓏明暗貌善曰曹摅贈石荊州詩曰輶軻石行難窈窕山道深

甘泉賦曰和氏玲瓏晉灼曰明貌 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善本作濛字在冬切良曰

俛下喬高杪未聆聽也淙水聲音登於山半下視高木之末仰聽流水之聲 善曰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淙西京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鳥鷺在

淵毛萇曰深水會也濛與淙同 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

蹤解作竟何感外長皆丰峯容良曰蹊徑蹤迹也 銑

解竟何感動而令草木外長皆得盛容 善曰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爾雅曰感動也周易曰地中有木

外丰容悅茂貌 初篁苞綠籜土新蒲含紫茸而容切向

郭璞曰丰容也 籜竹皮也蒼頡篇曰萇草貌然此詩謂蒲華也江賦曰摧紫茸茸

曰篁苞裹也籜竹皮紫茸蒲花也 善曰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

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翰曰海鷗天雞鳥名和風春

名海鷗漲海中隨潮上下爾雅曰翰天雞 善曰南越志曰江鷗一

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兒 撫化心無厭覽物

眷彌重良曰撫萬物變化雖無厭倦覽春物明媚眷視重疊

與之萬化覽物已 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向曰去人

見上文眷猶戀也 孤游非情歎負廢理

恨不與友人游陟於此也 善曰 孤游非情歎負廢理

言獨在山中無人共遊人謂古人也 誰通齊曰言非我情獨為歎息且賞此廢此是理誰能通矣

誰通善曰言已孤遊非情所歎而賞心若廢茲理誰為通乎

謝靈運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向曰曙曉也光日光也 善

共山宿臨旦相呼 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泣胡犬切翰

說文曰曙旦明也 峴刑典切 峴良曰隈

兒 善曰廣 透地傍隈隩鳥迢遞陟陁刑峴

曲隈涯也山中斷曰陁山嶺曰峴 善曰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隈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浦澳又於六切爾雅曰山絕曰陁郭璞曰連山中斷曰陁聲類曰過澗既厲急登棧亦凌善本作

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 過澗既厲急登棧亦凌善本作

緬濟曰厲涉也急急派也山行險處以板棧路緬遠也 善曰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為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

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廣雅曰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

轉銑曰徑復往來也乘隨也善曰楚辭曰乘流則逝蘋萍泛沈深

菰蒲冒清淺向曰蘋萍菰蒲皆水草泛浮冒覆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蘋大萍也又曰冒覆也企石

挹飛泉樊林摘葉卷翰曰企舉踵也挹酌也葉卷謂初生未展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萇

詩傳曰挹輿也猶今言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良曰楚詞云若

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靈運想此其猶眼見也善注同

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濟曰蘭麻皆芳草可以投贈者言事君勤苦空結於懷相知之

折蘭若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然握蘭摘若咸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

棗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疎麻神麻也司馬彪莊子注

漢家侍中握蘭情用賞為美事味音誰辨銑曰三

能辨也善曰言事無高疏而情之所賞即以爲美此里幽味誰能分別乎觀此遺物

所遣向曰觀此山水使人遺忘物慮一悟乎道由此而遣善曰淮南子曰吾獨懷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

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五言善曰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晉時藥園元

嘉中築隄壅水名為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二年為元嘉

顏延年翰曰延年從宋文帝游曲阿北湖觀收田勤苦應詔作此詩也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濟曰周穆王周行天下使有車轍馬跡夏禹曰予乘四載

隨山刊木故云窮轍跡歷山川也善曰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曰予

乘四載隨山采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櫟力追切蓄軫豈明懋喜游

皆聖仙良曰軫車懋勉也言蓄車不行豈曰明德勉厲之君善曰善曰蓄軫不行豈是

欽明懋德之后善遊天下皆是睿聖神仙之君孔安國尚書曰蓄積也范曄後漢書劉安奏曰安皇帝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周穆

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壘善本作壘字銑曰帝文帝

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壙田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人服漢儀注曰皇帝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曰揚雄有田一廛晉灼曰廛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上樓觀豐茂穎穗也金駕金車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穎穗也金駕金輅也言上樓看穗也映猶蔽也

飛奔互沝綴緹 善曰飛奔車也或流散或連綴綴緹騎也迴環周行也善曰飛奔車也陸景典語曰飛車策馬橫騰起

映 善本作爭光 善曰列子曰黃帝夢遊華胥國其神行而已孟康漢書注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忽西沈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號曰中天

開冬春徂物殘悴盈化先 濟曰開冬十月也此時徂始春初化之先言其足觀也善曰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羽獵賦曰玄冬季月萬物徂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曰春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玄禮記注曰化猶生也

陽陸 善曰吳越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 良曰陽陸天道也精氣謂太陽精也陰谷之氣如寒煙也善曰吳越

示葱芊 善本作仵字 銑曰言木葉既落霜封其枝故云攢素森藹霜盛自松栢重布故云積翠葱芊鬱茂兒善曰

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 向曰嘉歲豐歲也戒攢聚也廣雅曰人宴饗以報豐歲通人之急以備饑年善曰禮記曰蠶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年之蓄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曰為鄭玄曰無歲無贏儲也急要也通百姓之急者預戒於無年之時

温渥浹輿隸和惠扈後筵 翰渥厚也輿隸至賤者言天子温厚之德布於至賤及後筵延年自謂善曰說文曰温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卓巨輿與目隸

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 濟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逮也帝以觀土風而作陳詩既畢媿不妍美善曰

疲弱謝凌遽 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取索非纏 墨 善曰言已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累非由纏牽西京賦曰百禽凌遽戰國策段于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弟子

善曰言已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累非由纏牽西京賦曰百禽凌遽戰國策段于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弟子

曰馬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繆
牽長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也而難千里之行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一首

善曰劉

蒜山題其詩意乃不得從駕忍題之誤
橫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口元嘉二十
六年也蒜山在潤州
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

去臨東溟

向曰元天山名北列北方
也日觀太山東南東溟謂

東海善曰莊子曰闕奔之隸與房翼之孫遇氏之子三士相與謀
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
山名也漢書儀曰泰山東南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
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
溟元天山最高在
東北日出即見
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
善曰秦築
長城渡河
據陽山峽山側也又踐華山為城華山四面峻如削成
善曰史記
曰秦使蒙恬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於是度河據陽山王逸
楚辭注曰陜山側峽與陜通過秦論曰踐
華為城山海經曰秦華之山削成四方
巖險去漢宇襟衛

徙吳京

濟曰漢水秦之關塞而居之乃漢末有吳開國巖谷之險
襟帶之衛皆遷徙江外就吳之京
善曰言巖險之固去

彼漢宇襟帶周衛徙此吳京宋都吳地故曰吳京也西京
賦曰巖險周固襟帶易牙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周衛

流池自

化造山關固神營

銑曰因流為池據山為城若化造神營非
人力能致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

類曰化魯靈光殿
賦曰神之營之

園縣極方望邑社揔地靈

向曰園縣山
陵也方望謂

祭四方羣神也靈地祇也言極盡揔括於此宋都其地故美言也
善曰園縣園之縣也邑社陵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徙人以奉
園陵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後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
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
星辰及五丘山四瀆也廣雅曰揔皆也大戴禮禮天地
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

誕曜應辰明

翰曰宅居道界炳光也言帝所居之界實光星紀
之緯辰北方星宋以水德故云誕曜應辰明
善

曰孔安國山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奄
有衡霍吳郡賦曰固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浮曜也禮斗威儀曰君
乘水而王辰星揚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
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為水德故云應也

睿思纏故里巡

駕市舊垆

濟曰睿聖也聖謂文帝也晉之東遷劉氏來居晉陵
丹徒之京也故云故里舊垆纏猶懷也市猶徧也

善曰爾雅曰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夢音萌向曰鑿山峯林外謂之峒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夢以通輦路尋雲言高也抗舉也以瑤玉飾屋簷屋簷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西都賦曰輦路經營喪服傳曰抗極也羊祐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杜預左氏傳注曰薨屋棟也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英音啼善本英

宣游引下濟窮遠凝聖情銑曰蘭野美言之英英初生草也向曰宣徧弘大凝成也言徧遊窮遠大為下濟之道以成聖人之情善曰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徂徠周易曰天道下濟而先明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躬儉

以引下濟之惠岳瀆有和會祥習在卜征濟曰齊桓公時岳瀆諸侯莫不來服故云有和會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言我天子亦然善曰國語曰齊桓公岳瀆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人

大和會左氏傳鄭太宰石奐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

氓善本作萌字向曰漢武封太山司馬談使南陽至周南之地逢子遷謂曰我不登封者命也昔老則談也遺氓延年自謂也言

我不得從從吟蒜山感慕之情亦與談類善曰昔老謂司馬談也遺萌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嚴耕以謝職不獲預觀感禮所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

周南洛陽也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翰曰言已素餐疲倦於廊廟之列今欲反

輸國稅事耕巖石之下此延年之謙詞也善曰空食猶素餐也王逸楚辭注曰不空食祿而職官也廊巖廊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曰巖廊殿下小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揚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誦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平京師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一首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水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游良曰虞書去歲二月東巡狩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載記也善曰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調載之於策也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春方動宸善本

駕望幸傾五州濟曰春方東方也宸駕天子駕言天子巡狩自東方起也九州之地宋得其五州之人傾

心望帝臨幸善曰禮記曰東方者春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子為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大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

有十二州宋得其七 故謂北境云五州 **山祗蹕嶠路水若警滄流** 銑曰山祗山神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 **神御出瑤軫天**

儀降藻舟 向曰神天皆謂帝也御幸也儀容儀也瑤軫玉車也藻舟畫船也言自車入船 善曰瑤軫玉輅也藻舟

畫舟也王符羽獵賦曰天子乘碧瑤之彫軫建曜天之華 善曰瑤軫玉輅也藻舟

旗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賜奉朝請咫尺天顏 **萬軸脣**

行衛千翼泛飛浮 翰曰翼艘也萬軸言多也脣繼也行衛宿善曰萬軸謂車也千翼謂舟也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 **彪雲麗琰蓋祥飈被綵旂** 濟曰麗

蓋以玉飾蓋彫鏤雲氣附於其上被猶吹也綵旂旗名祥飈瑞風吹使飛揚 善曰天台山賦曰彪雲斐疊以翼樞栢子新論曰乘車玉爪蓋禮緯曰君政頌平則 **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 良曰

地名荆豔楚歌河激中流也昔女洧者津吏之女趙簡子渡河於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悅之趙女所奏故去趙謳言今天子之行亦復

有 善曰吳都賦曰荆豔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操楫而請簡子

逆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外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漬乃

清妾持楫兮操其維交龍助兮主將歸 **金練照海浦笳鼓** 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

震溟洲 銑曰金練金甲也笳蕭溟海也 善曰金練金甲組練也三千西京賦曰囂聲震溟海浦 **藐** 眇善本作 **靚青崖衍澆**

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 **靚** 眇善本作 **靚青崖衍澆** 觀綠疇 向曰藐眇迴顧白觀見衍漾廣大也疇田也 善曰藐眇

觀綠疇 窈窕顧盼也衍漾遊行漂漾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並畔為疇 善本作 **靈鷲都野鱗翰聳洲丘** 翰曰民靈人神也

人神所居洲丘魚鳥所處見天子兵甲鼓吹之盛皆鷲聳鱗懼 善曰鷲聳皆鷲懼之意也都野民靈所居洲丘鱗翰所處也曾子曰陰

之精氣 **德禮既普洽川岳徧懷柔** 濟曰道德禮義普徧 善曰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浸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

曰洽合也毛詩曰懷柔曰神及河喬嶽毛萇曰懷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五言

鮑明遠 良曰昭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官之子而作是詩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 良曰伐擊也通晨以表天明善曰史記曰關法雞鳴出客

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闈 鏡曰嚴整迴遠延長瞰視也闈城曲也善曰楚辭曰嚴車駕

廣津 向曰隅城角脩長也津橋善曰隅城隅也 迅風首日發平路塞飛

塵 翰曰迅風喻法令暴急也飛塵喻時代昏闇善曰楚辭曰軼迅風於清涼又曰為余先乎平路 擾擾游

官子營營市井人 濟曰言游官子同於市井之人擾擾營營皆馳逐自善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

軍之騰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官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且於市井以求其贏司

馬彪曰九夫 善曰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玉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為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

為井井有市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 良曰謂遠仕者金印也利謂利祿

身 善曰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末百年已見上文 開芳及稚節含彩吝

身 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女傳秋胡子妻謂秋胡曰子辭親往仕 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

驚春 銑曰夫人開布芳華之德宜在幼稚之年含其光彩驚春少節既以含彩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陸機桑賦曰豐稚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曹娥治城賦曰含

彩可以寶珍孔安國 尚書傳曰吝惜也 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 向曰尊貴賢大也照

灼盛熱勢也隱蔽淪沒也言人貴大則長居盛熱孤賤則長見蔽沒善曰說苑曰子賤至單父請耆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黃香

上疏曰江淮孤賤愚昧小 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 翰曰

生隱淪謂幽隱沈淪也 也言已道德不行容華消歇一生苦辛正為誰也歎恨之深善曰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蠶軻長苦辛

游東田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濟曰則眺所居之東田善曰眺有莊在鍾山東游還作

戚戚苦無悰 在攜手共行樂 良曰戚戚憂歎無悰亦樂也行樂謂游東田也善

冬攜手共行樂 也行樂謂游東田也善

也行樂謂游東田也 善

善

曰感感已見上文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怵為樂亟韋昭曰怵
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坐苦無怵駕遊博望山楊惲報孫會書
曰人生行樂耳
須富貴何時
尋雲陟紫樹隨山望菌閣
銳曰陟外累重也臺上有木曰

樹菌香草也言菌閣美也
善曰尋雲已見上文楚辭曰層臺累榭
臨高山王逸曰層累皆重也尚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菌閣兮蕙樓
遠樹暖阡阡
善本作任任字
生煙紛漠漠
向曰暖不明兒阡阡茂美兒紛亂也漠漠布散也

也
善曰廣雅曰芊芊盛也任與芊同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

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翰曰古詩云夕宿青山郭旦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步步恒惆悵此言不

對芳春酒以消憂還如望青山郭之惆悵
善曰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還則望彼青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陸
機悲行曰遊客芳春
林毛詩曰為此春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一首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琨采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秀起遊氣籠其上即樊蘊若煙氣

江文通

濟曰宋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廬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氛氛若香煙也觀淹詩意乃和王詩此不云應教誤矣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
良曰抱朴子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廣成子上古之仙人當亦愛

此神鼎也淮南王劉安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授以丹經
善曰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
此山具

鸞鶴往古盡仙靈
銳曰洪井西有鸞岡西有鶴嶺王喬控鶴經過之所故云具鸞鶴盡山靈喻建平王來也
善曰張僧鑒豫州記曰洪井西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崗西有鶴嶺云王

子喬控鶴所經處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正東曰天浦
城其北戶出承洲山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
瑤草

正翕羽
許
絕力
許
玉樹信葱青
向曰瑤草玉樹皆美言之翕羽施葱青盛鬱兒
善曰瑤草

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賦曰瑤瑾翕施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
絳氣下縈薄白雲上

杳冥
翰曰絳氣赤霞氣也縈繞也草木叢生曰薄杳冥深暗白則謂似香爐之煙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楚辭曰

杳杳冥冥 中坐瞰蜿虹俛伏視流星濟曰中坐半山坐也

而薄天 視流星言山之高 善曰西京賦曰瞰蜿虹 不尋遐怪極則

知耳目驚良曰言人不遠尋怪異而至此山者則知驚其耳目

也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 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銑曰長沙地名會

遠 善曰曾重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蘭

言於山間以蘭藉地而坐此意素多臨風默然含情 善曰多意多

楚辭曰臨風况兮浩歌王仲宣公燕詩曰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臨風已見月賦 方學松栢隱羞逐

市井名翰曰隱幽隱也 善曰方猶將也言將隱而不榮利也楚

奉善本作幸字 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旌濟曰後旌後車也光

言承此之末伏思託於後車 善曰光誦猶華篇也後旌猶後乘也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五言徐爰釋問略曰建康北十里有

鍾山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子尚為西陽王

沈休文向曰宋西陽王子尚

靈山紀地德險峭善本作地險字 資岳善本作嶽字 靈銑曰紀猶表也資猶因也

善曰說苑齊景公曰天不雨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王隱晉書荀晞曰淮陽之

地北阻塗山南枕靈嶽 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向曰終南山為秦

山近周王之城 善曰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史記曰始皇表

南山巔以為關南山則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闕戴廷之西征賦曰

嵩中岳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 翠鳳翔

淮海衿帶繞神垆向曰鳳翔喻宋興於淮海之地衿帶之固

善曰鳳翔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李斯上

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但引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衿帶神垆

並見上文 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其一濟曰鍾山在北故云北阜草木叢生曰薄

杳深也葱青茂盛也 善曰北阜鍾山也西都賦曰賦北阜 發地

多奇嶺干雲非一狀

良曰發地言起發於地也干雲言高也非一言形狀多

其山則交錯糾紛上干青雲

合香共隱天參差分

善本作相望

高大兒衆峯高大共隱蔽於天參差分布相望而列於地

善曰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巒隴有合香楊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虛賦曰

在起青嶂

向曰鬱律直上兒山甌形曰巒言構成此形峻嶒重疊兒山橫曰嶂

上文魯靈光殿賦

勢隨九疑高氣與二山壯

其二翰曰

三山即海中蓬萊方丈瀛洲之山

善曰楚辭曰道幽谷于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崐崘其氣魂魂漢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僊

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海中

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

良曰即事山中

之事已多美矣臨眺四外復有奇迹

善曰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

南瞻諸

胥觀西望昆明池

濟曰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今此擬而作也

皆假言之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

生桂枝

其三銑曰隴首山頭也桂枝者桂樹枝也

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

向曰大灌頂經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為山門侶徒侶也架造廬也

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

翰曰維摩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言八解之池與澗水俱流

而鳴大品經云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言此四禪之人隱此

窈冥終

不見蕭條何

善本作無字

所欲

向曰窈冥深遠兒言皆深遠不可見使人蕭條然無所欲而近於

道善曰老子曰窈兮冥其中有精王弼曰窈冥深遠貌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其中有精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所願從之游寸心於此足

其四善曰家語孔子曰無聲之

樂所願志從莊子曰魯有瓦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君王挺

逸趣羽旆臨崇基

鍾山善曰說文曰挺拔也旆旌旗之垂

者旂旗以羽為飾故云羽旆陸機樂府詩曰羽旗樓瓊鸞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白雲隨玉趾

青霞雜桂旗

銑曰玉趾美言王之足也王登于山故曰雲隨其足桂旗旗名其高與青霞相雜

上文曹毗陵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楚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

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

向曰五藥草木虫石穀也三芝石芝靈芝肉芝也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曰五藥草木虫石穀也日出東南隅行曰顧步咸可權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於焉

仰鑣苗駕歲暮以終為善本作期其五翰曰歲暮喻老也言老終期隱於此也善曰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宿東園一首 五言濟曰 休文家園

沈休文

陳土鬪雞道安仁采樵路良曰陳思王曹植詩云鬪雞東

善曰陳思王名都篇曰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潘岳詩曰東郊歎不得志也出自東郊憂心搖搖遵彼萊田言采其樵東郊

豈異昔聊可閑余步 銑曰閑緩也善曰野徑既盤

紆荒阡亦交互 善曰阡道也盤紆交互屈曲反覆負槿籬

踈復密荆扉新且故 翰曰以槿作園籬以荆為門扉善

記注曰華門荆竹織門也勢仲堪誄曰荆門盡掩 樹頂鳴風飈草根積霜露

磨去不息征馬時相顧 翰曰飈亦風也磨瘠也善曰

呼鹿曰磨磨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曰迺首曰顧 茅棟嘯愁鳴平岡走

寒兔 善曰杜預雪詩曰寒兔 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

良曰曾重阜山也 飛光忽我適豈 善本作止歲云暮 銑曰飛光

迫也日月迫落豈止歲暮而已老將及我不得游於斯 若蒙西

善曰古董姚行曰年命冉冉我適毛詩曰歲聿云暮 山藥類齡儻能度 向曰魏文詩云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未極

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言我若蒙此藥而類毀之年儻

或能畢於天地齡年也善注亦引此詩末三句作光輝有五色服

藥四五日曾臆生羽翼又陸機應詔

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頽年之方侵

游沈道士館一首 五言翰曰休文 游道士沈恭館

游沈道士館一首 五言翰曰休文

游道士沈恭館

游道士沈恭館

游道士沈恭館

游道士沈恭館

游道士沈恭館

游道士沈恭館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

濟曰秦皇始皇也漢帝武帝也恢大也善曰過秦論曰

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懽娛人事盡性情猶未充

良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充滿也善曰何休

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

善曰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也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九霄大天仙人所居處也善曰銳意已見上注西

征賦曰竊託慕於闕庭潘岳書曰長自絕於埃塵超遊身乎九霄

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善曰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善曰廟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宮在

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

善曰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謂秦漢之主善曰漢武內

傳曰帝好長生之道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

也須求豐大也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豐多也

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

善曰淹留已見上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

濯寒水解帶臨清風

濟曰山橫曰嶂向曰濯滌也寒水

寒風而所祭非外物為念在玄空

翰曰玄空道也言

不為外物累已沂念在於道也

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

廣雅曰玄道也然道體無形故曰空

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

濟曰石髓君之髓也得而服可

長生故朋來握此食之鴻鳥名山者以為駕故賓至則相與乘也

善曰素彥治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其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梁滑如飴即自服

半餘半取以與康皆疑而為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

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

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

良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

舉而外於此更何事適嵩華之山而求道也善曰吳都賦曰逕路絕風雲通張昶華山堂闕銘曰必雲霄之路可分而起漢書谷永曰

反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故日月反從于下照故其景倒廣雅曰陵乘也列仙傳曰呼子

先者漢中闕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銑曰賞心客謂與我賞此之

友人歲暮謂年老也言及老與爾同此事善

三歲暮已見上文

古意酬到長史漑古登琅邪城詩一首

五言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到漑字茂灌為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南琅邪郡琅邪國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揚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領郡鎮江乘縣境立郡鎮輿地圖曰梁武改南琅邪為琅邪郡在潤州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

向曰何元之梁典曰徐排字敬業少有才也漑為司徒長史登此城作詩贈排故排報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徐勳第二息排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郡府

甘泉敬烽候上谷抵

善本作樓蘭

樓蘭

翰曰甘泉山名匈奴犯塞烽火至甘泉宮

上谷郡名近樓蘭之國警備警策也抵猶拒也善曰漢書曰楊雄上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杆泥城杆音烏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濟曰此江也茲山即鍾山也豁險鬱盤重厚兒言此江山比於甘泉上表谷善曰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嶺巒

裏窮形勝襟帶盡巖巒

良曰巖巒山也言衿帶之固盡是此山善曰左氏傳各犯曰

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衿帶已見上文說文曰巒小山而高

脩篁壯下屬

危樓峻上干

鏡曰脩長屬及也竹叢曰篁言竹生於山上下及於地益山形之壯矣危高也言城上高樓如山之峻上干於雲也此城依山而作善曰

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上下已見上注

登陴起遐望回首見

長安

向曰陴城上女牆也遐遠也長安謂丹陽城善曰左氏傳曰鄭子產授兵登陴杜預曰陴城上睥睨也王仲宣七哀詩

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金溝朝灞漑

甬

甬道入鴛鴦翰曰金溝之水

入灞漑如江河朝宗於海甬道起上為道鴛鴦殿名皆西京之事此擬而作之故望見善曰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閭闔門入灞漑二水名也雍州圖經曰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人水曰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閣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潘岳關中記

曰未央殿東有鴛鴦殿

鮮車鴛華轂汗馬躍銀鞞

良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車駕馬以財貨自塗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

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

濟曰負恃也耿介猶志操也壯士之怒髮上衝冠排自言

少年時壯氣志操既立怒天下未平而髮上衝冠善曰漢書音義曰負恃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史記曰蘭相如怒髮上衝冠

懷

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

鏡曰漢將竇憲破匈奴於稽落遂登燕山刻石記其功德排言我

心懷於此隗囂將王元謂囂曰請以一丸之泥東封函谷關言我思欲開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

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據天水王元說囂曰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志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玉東

封函谷關此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

向曰漢時匈奴入萬世一時也

霸上文帝馳入其軍曰霸上軍兒戲耳排言我不能如劉禮作兒戲使路傍觀之而取笑善曰漢書曰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

帝勞軍直馳入帝曰鄉者霸上軍如兒戲古樂府曰出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三人中子侍中郎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

寄言

封侯者數

所具切

奇

居宜切

良可歎

翰曰李廣與衛青伐匈奴青陰受上旨以為李

廣數奇無今當單于廣竟失道自殺奇謂無偶也夫將有大功則封侯為當數奇之時良可歎息也此皆排之心事以報於慨善曰漢

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

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孟惠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二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 頌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貞瑰策志氣宏放蔣濟辟為掾後

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陳留八十餘篇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謂人情懷籍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後患及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勢利而已觀其體趣實謂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善注同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濟曰夜中喻昏亂不能寐言薄憂也彈琴欲以自慰其心

薄



帷鑿明月清風吹我衿銑曰帷帳鑿照也孤鴻號

外野翔善本作鳥鳴北林善曰廣雅曰鑑照也孤鴻號

在近則謂晉文王也徘徊將何見善曰廣雅曰鑑照也見憂思獨傷心翰曰由

善曰廣雅曰號鳴也思善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離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

也也善曰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變轉

有芬芳倚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濟曰江妃二女

以贈鄭交甫也翔行也婉變美兒良曰倚靡相思不相忘者情意

深也交甫則未如此籍飾成此文善曰列仙傳曰江斐二女出游

江濱交甫遇之餘與韓誘內傳同已見南都賦王逸楚辭注傾城

曰在衣曰懷毛萇詩傳曰婉變少好兒子虛賦曰扶輿倚靡傾城

迷下蔡容好結中腸銑曰言美兒傾人之城迷惑下蔡之

文王初有輔政之心為美行佐主有如此者善曰漢書李延年歌

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焉然一笑惑陽城

祭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

怨朝陽銑曰後遂專權而欲篡位使我感激而生憂思萱草忘

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誰為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曰言本望

得雨不謂日出亦猶本期輔弼不謂篡奪也善曰越歧孟子章指

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

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日出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

曰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翰

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翰

言臣主初為金石之交一旦離傷使如此也且朝也沈約曰婉變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

此始濟曰嘉美也蹊道也藿猶蕪也言及秋風而零落也言晉當

魏盛時則盡忠及後弱則陵之使魏室零落自此始也顏

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說文曰藿豆之葉也楚詞曰惟草木之零落沈約

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荆杞 銑曰荆杞喻奸臣言因魏室陵遲奸臣是生奸臣則晉文王戲曰朝為榮華夕為憔悴山海經曰杞杞馬捨善本作之去去

上西山趾 銑曰西山伯夷叔齊隱處也趾山足也言晉無始終從之以避世禍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向曰言遇此時不可相

疑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向曰已盡也言霜疑

此入本無保身之術况復妻子者乎

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此乃籍憂生之詞也 沈約曰

身亦當然楚詞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疑

冰堅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濟曰繁華喻人美盛如春華

王與龍王曰我萬歲後子離與為樂泣曰大王萬歲從臣願得為殉

王封之三百戶龍陽君得幸於魏王王與共船而釣乃泣曰臣釣得

大魚而弃前所得小魚今四海美人甚多臣亦不異所得魚也王乃

布令敢言美人者滅族 善曰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

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纏得寵於楚恭王江凡謂纏曰吾聞以財事

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

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兕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於

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

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

十餘魚而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燕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

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不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目兕惡而

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

矣聞目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

李花灼灼有輝光 良曰天天美自灼灼明自 善曰悅懌若

九春磬折似秋霜 銑曰擇樂也春陽也陽數九故去九春萬

摧折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曲事君有如此者秋殺也 善曰春秋

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

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流盼發姿媚言笑吐

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 向曰昔夜也 善曰神

吐芬芳其若蘭 廣雅曰宿夜也 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 願為比翼之鳥

不相忘

濟曰誓約如丹青之分明雖千載而不相忘也言安陵龍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將行篡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善曰以財助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良曰漢伐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涉涼

沙兮九夷服天馬來兮從無草經千里兮循東道言天馬來自西北從於東道此亦萬事不定善曰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涼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春秋非有訖

富貴焉常保

沈約曰春秋相代訖竟之時而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

道常也譬如天馬木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

清露被皐

蘭凝霜露野草

向曰春露秋霜互以相代善曰還疾也楚詞曰皐蘭被徑斯露漸凝霜已見上文古詩

曰白露沾野草

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

晉誰能常美好

翰曰王子晉古仙人以喻真正之士善曰人逐時興衰非有長生者也善曰王子晉已

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

相過

濟曰阿曲翳蔽也但見丘墓松柏飛鳥往來而已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來諸幽之道仲長子昌言曰古

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識其墳

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

良曰由此而怨歎也慨歎

息也辛酸鼻也毒病也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

李公悲東

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銑曰李公李斯

也本楚上蔡人度楚不足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為丞相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之樂其可得乎故去悲東門蘇子蘇秦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蘇秦以其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後爭寵於齊為刺客所殺言二十豈不知趨勢利以近禍敗也為而犯之者亦猶求仁而得仁誰復為之嗟矣籍登高望見丘墳松柏而懷李公蘇子以為世人不知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者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

印也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賒禍故冒而行
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栢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
者焉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
之士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徂謝之理雖同天逝之
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天怨毒求生蘇子
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冲詠史詩漢
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漣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
向曰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今言初秋始涼已鳴牀帷者傷

時政迫促善曰開秋初開也楚詞曰謂春發歲芳四**感物懷**
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吟毛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那憂悄悄令心悲
翰曰感物感時政也悄悄憂心也善曰

有那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良曰言此

訴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微風吹羅被明月曜**
善曰論衡曰甘議繁辭終不見信

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濟曰微風喻魏將滅教令微也明月喻晉

王為軍權臣也雞知時者言我亦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而避此亂代善曰樂錄曰雞鳴高樹顛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中

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

經過
良曰漢都咸陽也成帝趙飛鸞武帝李夫人並善歌舞故詩以經過也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

曰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嘉字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

歌妙舞幸於二帝也**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

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
善本作溢字**盡資費用常苦多北**

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言人輕薄之情平生經過游樂於

魏都之中及魏室衰暮皆去而望晉翰曰季良謂魏王曰目見人

北面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且曰之楚何為北面此非楚之道曰

吾馬良吾用多吾御善此數者雖具去楚逾遠縱黃金百鎰資用苦

多豈可供其失路之費也喻人素有美行於魏今失路歸晉其於美

行盡以喪矣將如之何哉善曰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

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

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

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

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

鈎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濟曰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足供其賓客

良曰畛界距至也阡陌皆道也子母瓜之子母也鈎帶猶連綴也瓜有五色其光曜日嘉賓邵平之客善曰軫當為畛未衷太玄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膏火

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銑曰膏以明而受煎熬人以財而見患害豈如邵平復為布衣終身不仕至於寵祿何以恃賴顧朝廷若是願以退居故有此詞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瞻已乃亦坐致嘉

實夫得周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與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漢書跡

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碯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散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向曰上東門洛陽東門首陽山伯夷叔齊避周之隱處

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下有采

薇士上有嘉樹林

翰曰薇亦藿也可食之采薇士則夷齊也嘉樹謂嘉美之樹沈約曰夷齊尚不食

周粟况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策傳曰無

嘉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衿寒風振山岡玄雲

起重陰

良曰良辰謂和平也疑霜霑衣衿以喻衰代言和平之時今在何處而使衰代及人銑曰風振雲陰喻晉王

專權而冒上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周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

鳴鴈飛南征鷓鴣

啼鳴發哀

音

向曰鳴鴈飛征喻賢自遠去鷓鴣哀音喻邪巨讒佞鷓鴣鳥鳴則百草不香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鳧

商耳善曰楚辭曰鴈邕邕而南遊又素質游商聲悽愴傷

我心翰曰商聲秋之聲也草木凋素猶商聲用事國家衰弱猶姦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善本作書詩字善曰論語子曰

傳注曰尚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濟曰褐布衣珠玉喻

孔子弟子言少時學道德與此游從善曰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

史記曰閔損字子騫開都臨四野登高有善本作

良曰開都謂出於都外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銑曰言

至於今日故謂同一時也善曰方言曰冢大者為丘千秋百

之乃悟善本作羨門子噉噉今自嗤善本作嗤字

仙人也乃悟羨門輕舉而我負累所以自嗤安可嗤笑也籍憂於生

同為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託

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但沒理一追悞羨門之輕舉

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

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

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章昭

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嗤與嗤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翰曰蓬池池名大梁古梁城名

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

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

茫濟曰洪大莽草也茫茫廣大兒善曰毛詩曰率彼

橫馳飛鳥自善本作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

望銑曰喻亂時人怖懼良曰孟冬之月七星中星鶉火次星也

也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向曰朔北也寒霜喻姦臣

也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

翰曰代多邪佞故我無疇匹而俯仰悲傷
善曰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
小人計其功君子

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翰曰小人計邪詭以為功君子守正

直以為常良曰言我守以正道豈能憔悴及已所以著此詩以自明也
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
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
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
銑曰三旬謂六月之旬欲入於秋也
喻魏之末權移於晉善曰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
芳樹垂綠

葉清雲自透迤
南子曰志厲清雲楚詞曰載雲旗之透迤善曰淮

四時更代謝日月逝差馳
翰曰差馳言相次而奔馳也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逝照四

時代徘徊空堂上怵怛吳我知
濟曰怵怛憂傷也莫我知莫知我也善曰毛詩曰御勞心怵怵又曰勞心怵怵

願祝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楚詞曰國無人兮莫我知願祝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灼灼西頽日餘光照我衣
善曰楚詞曰日離別灼灼西頽日餘光照我衣

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
銑曰頽日喻魏也尚有餘德及人迴風喻晉武四壁喻大臣寒鳥喻小臣

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
向曰周周鳥名重頭屈尾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不索其

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
善曰言四時代移日月逝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已知恐被讒邪橫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為夸與名憔悴使心悲
善曰言四時代移日月逝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已知恐被讒邪橫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以媚晉氏而忘致君之道
良曰此人皆夸大與名譽而致身趨附之地使我憔悴而心悲
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街羽以免顛仆蛩蛩負屨以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為者惟夸與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
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綦毋邃曰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

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寧與鷺雀翔不隨黃鵠飛

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濟曰鷺雀喻姦佞黃鵠喻賢才言世人寧與姦佞相濟其要安於爵祿不能與賢才盡力於君而受其黜退也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己之短翮不隨鷺雀為侶而欲與黃鵠比遊黃鵠一舉冲天翔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

宜與黃鵠齊舉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鬱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山善本作出字門臨永路不

見行車馬銑曰言人皆趨權臣無與已同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

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向曰孤鳥離獸東南西北喻下人值亂代皆分散而去

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翰曰言思志者與舒寫其心晤明也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濟曰紂使師延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紂亡延投濮水而死衛靈公宿於濮水上聞其音使師涓寫之言時尚其荒淫善曰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輕薄游閑音本作游字子俯仰作善本作字浮沈善本作沈

徑從狹路僂佺趣荒淫銑曰代人輕薄逐勢與襄而從之向曰捷徑狹路非正道僂佺亦俯仰也善曰輕薄之輩隨俗浮沉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竟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

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善曰作以字

慰我心翰曰王子喬古之仙人也鄧林林名濟曰籍見時代若此但以全身為上故美矣

善曰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威故云可慰心楚詞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竟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詞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上方信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良曰湛湛水平兒楓木名善曰楚詞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皐蘭被徑路青驪近駸駸銑曰澤畔曰皐青驪馬也逝去也駸駸驟兒以喻日去之疾善曰皐蘭已見上文楚詞曰青驪結駟齊于乘毛詩曰駕彼駟牡壯駸駸駸駸毛萇曰駸駸驟兒駸駸七林切

遠望

令人悲春氣感我心向曰望此則知春不留三楚多秀

文選卷之三十三

士朝雲進荒淫

翰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鄂孝烈王都壽春秀士謂秀茂之士宋王之流也王為

高唐賦云朝為行雲暮為行雨諷荒淫之事進諫於君言朝廷之士

隨風從流無能如此善曰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

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為朝雲朱華振芬芳高蔡相

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良曰朱華喻榮盛莊辛諫楚傾襄王曰黃雀仰

棲茂林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慮不知王孫公子飛丸於高林卒為庖鼎之實蔡聖侯與愛妻妾馳騁乎高蔡之中不知于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今君王不以國家為事而盤游雲夢之中豈知穰侯受命於秦王而投我於澠池之外乎於是王愀然變色泣下數行言魏初榮盛後如高蔡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涕不能禁止善曰戰國策曰劇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躡丸以其頸為的晝遊我樹夕調酸鹹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也南遊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沫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郵陵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于秦王填澠池之塞內投已澠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

之封以為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如谿谿派所沃者美好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禁止也

秋懷詩一首

五言

謝惠連

銑曰感秋而述其所懷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

秋晏

向曰嬰羅矧况晏晚也善曰平生已見上文說文曰嬰繞也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

皎皎

天月明奕奕河宿爛

翰曰奕奕長盛負爛光兒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奔奔

咸兒毛詩曰子與視夜明星有爛

蕭瑟含風蟬寥戾度雲鴈

濟曰蕭瑟寥戾皆聲

也善曰楚詞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

良曰寒商秋風也暖不明也善曰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楚辭注曰暖曖闇昧兒

耿介

繁慮積展轉長宵半

銑曰耿介專獨也繁慮多憂也展轉反側也宵夜也善曰楚辭曰獨耿

介而不隨毛詩

夷險難預

善本作豫字

謀倚伏昧前筭

銑曰夷平

倚申伏屈味闇筭計也

善曰夷險謂道以喻時也

演連珠曰才經

夷險不為世屈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鷗冠子曰禍兮福之

所倚福兮

禍之所伏

雖好相如逢不同長卿慢

長卿嵇康高士傳

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言我雖好相如明逢天下不欲同其慢世

善曰逢謂通達不拘禮也

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

患蔑比鄉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

頗悅鄭生偃無取白

衣官

濟曰後漢鄭均為尚書後乞骸謝病歸帝東巡過任城乃幸

生偃息不欲同其為白衣官也

善曰偃謂偃仰不仕也范曄後漢

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

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

未知古人心

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友當漆翰

漆筆於墨而制作文音平善曰秋

與賦序曰漆翰操紙楸然而賦

高臺驟登踐清波

善本作

時陵亂

銑曰驟數也一陵亂謂舟馳騫也

頽魄不再圓傾義

善曰魄月魄

善曰魄月魄

燕雨旦

向曰魄月之義日也言月既缺一月之中無再復創也日既

傾一日之中無更朝也喻人老不可更少

善曰魄月魄

善曰魄月魄

也義義和

謂日也

金石終銷

善本作

善本作

彫煥光明兒

善曰張綱

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

濟

濟

勉勵也玄髮少年也貽遺也白首衰老兒

善曰阮籍

因歌遂

善曰阮籍

善曰阮籍

評懷詩曰玄髮發朱顏睇眇有光華嵇康有白首賦

成賦聊用布親串

古患切向曰串狎也言因歌遂賦此詩

聊用布與親狎之人善曰爾雅曰串習也

善曰爾雅曰串習也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堅石

銑曰王隱晉書云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石崇甥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

銑曰王隱晉書云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石崇甥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

之為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政不從欲迎楚王偉

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淮南王使誅倫未行事覺

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斬建臨刑而作是詩

也善曰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渤海人

也善曰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渤海人

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

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乎倫篡立勸淮南王允

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孔

善本無

子欲居

善本有

蠻

向曰老子姓李字伯陽見

周無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九夷夷蠻通稱也善曰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滌沙之西魏武飲馬長城窟行

曰四時隱南山子欲適西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

苟懷四方志所在可游盤

曰

言平常之人且懷四方之志所在皆可以游樂善曰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遊無度

况乃

遭屯蹇顛沛遇災患

平聲濟曰而况遭亂代屯蹇災患者而不行乎顛沛猶傾覆也善曰周易曰屯如遭屯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歌曰遂逐不復自嬰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是也

馬游近關

良曰衛大夫孫林父將作亂蘧伯玉遂行從近關而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也善曰周易曰機

貢守微官

銑曰咨嗟冲童也言我猶童稚暗昧之人抱負罪責守此微官不知去就安居取害也善曰孔安國尚

已構成此禍福端

向曰謂趙王倫謀亂已欲廢彼敗則為禍成則為福故云禍福端構就也善曰爾

網布絃網投足不獲安

濟曰恢恢廣大白四方上下為六合絃網繫網索也言趙王倫網捕忠良將以害之使投足無處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絃維也解朝曰欲行者擬足而

松柏隆冬瘁

然後知歲寒
銑曰言歲寒能

斯路難

向曰言世路險過太行之山善曰淮南子曰何為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也

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

何歎平良曰引大分欲以抑其情善曰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

善曰

憐女惻惻心中酸

濟曰酷苦酸痛也善曰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

嬌

善本作

憐女惻惻心中酸

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

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

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身若樵木之技而心若死灰若是禍亦不至備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故叔上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曰福生有兆禍來無端方言曰端緒也

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不涉太行險誰知

何歎

平良曰引大分欲以抑其情善曰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

憐女惻惻心中酸

濟曰酷苦酸痛也善曰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

嬌

善本作

恩不報亦謂之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
二折菱以答之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皆違其善本無凶殘銑曰言母亦不免故云弃二子若遺違遇遺念

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無窮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

句曰惟念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環周則復始也

瀾翰曰揮奮也汎瀾涕流泉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

曰汎瀾涕泣關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芳翟瀾噴

哀傷

幽憤詩一首

四言 善曰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

嵇叔夜

向曰叔夜為呂安事連罪收繫遂作此詩憤怨也言幽怨者人莫能見明也

嗟余薄祐善本作祐字少遭不造濟曰祐福造成也叔夜少失

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哀榮靡識越在襁

褓善本作縲縲字 銑曰蔡獨靡無越於也襁褓東漢嬰兒衣也

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子不訓不師縱姐嬌

也恃母兄之慈縱而成嬌不垂訓教不立師善曰嵇氏譜曰康

也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

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嬌也嬌與姐同耳爰及冠帶憑寵自

放善本無此二句 良曰爰於也男年二十則冠抗心希古

任其所尚善本作上字 濟曰抗舉希慕也言舉心慕古人之

託好老莊賤物貴身銑曰老謂

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莊子賤物賤於寶貴之物貴身謂卑下於人以自保也 善曰嵇喜

請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

而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

銑曰守樸守其實樸養素全真謂養其質以全真性善曰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

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至也曰不敏猶不達也常好善道而闇於人事

善而不能擇人也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呂安兄異姦安妻異為大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安鍾會為大將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誅康與呂安同罪也子王楚子玉也令尹子文舉之以自代後子玉與晉戰子王大敗康此意所以憤呂異有穢行大將軍用為長史是不知人亦如子文之用子玉不當也惟摩謂詩人刺進舉小人也謂鍾會

有言於大將軍將害康比會為小人也屢增者言當朝此類多矣善曰子王楚大夫也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費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買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實實鄭玄曰俞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忠也

大也言天子能舍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侯謂不察臣下之過致使左右多邪臣政不由天子之已而使無辜獲罪僻邪也善曰周

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已

感悟思愆恒若創痛

此朝廷善惡感而覺悟以思其過痛如創傷善曰漏心康自謂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論辭也毛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為刺又曰於乎

無創者欲寡其過謗議沸騰

性不傷物類致怨憎

孫登

今果羅患故愧之善曰柳下惠已見西征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此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

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內負宿心外慝 六女良朋 宿心

謂宿昔本心也謂慕養生之道今則辜負本心矣而慝猶慝也 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其宿心

爾雅曰慝慝也毛 **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銑曰嚴君平鄭子

身自保也 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保性

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

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眾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

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漢書曰司

馬相如稱 **與世無營神氣晏如** 濟曰晏如無事也 善曰

疾閑居 世無營淮南子口古之神氣不蕩於外 **岑** 不淑嬰 察多虞

漢書曰楊雄室亡檐石之儲猶晏如也 翰曰咨嗟淑善嬰繞虞度也言我不善繞此非索之多不可度也

翰曰咨嗟淑善嬰繞虞度也言我不善繞此非索之多不可度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之子不淑云如之何左氏傳趙孟

日以晉國 **匪降自天寔由頑踈** 良曰匪非降下寔實也言

之多虞 **匪降自天寔由頑踈** 此罪非降下自天實由我

頑踈之性所致也 善曰毛詩曰下民 **理蔽患結卒致囹圄**

為孽匪降自天噂沓背增職競由人 **理蔽患結卒致囹圄**

善本作囹圄字 濟曰邪巨協用私情擁蔽政理之道遂使患難結成

終致與辜繫於獄也卒終也囹圄獄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弊

壞也禮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 **對荅鄙評繫此幽阻** 問

所以守禁繫者秦曰囹圄漢曰獄 **對荅鄙評繫此幽阻** 問

荅對獄吏恥為其所問繫繫也幽阻與親友不通鄙恥評問也 善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也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遘及也知窮達在命不求苟免 善曰淹留謂囚繫而留也爾雅曰淹留久也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

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

子云為善無近名也奉時謂隨時恭默也言謹絜如此則咎責悔禍不生於身也 善曰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曰勿脩名也被褐懷玉穢惡其身以無陋於形也郭象曰忠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會子曰懽欣忠信咎

故不生可為孝矣萬石周慎安親保榮

翰曰石奮父子五

號為萬石君皆周慎謹密安親守榮也 善曰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乃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識曰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

國尚書注曰周至也世務紛紛祇攪予情安樂必誠

乃終利貞

濟曰紛紜亂也祇吾助也攪動也雖安樂之時必誠危亡之理乃終其利貞 善曰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攪我心攪亂也祇適也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

草藥一年三開花秀賜之長生康志尚養生今志不就也 善曰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楚詞曰云有志而無謗爾雅曰就成也

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

良曰見此患難方欲懲誠而反復心內病之誠勗將來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永

無聲無臭

來無為患皆害身之本也聲譽於時無使馨香也

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翰曰使將來之

髮巖岫之間頤養年壽也采拾也薇草藥也散髮謂不為冠冕所拘束 善曰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優遊所以安已不懼也

范曄後漢書曰素閑散髮絕世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

記曰百年日期頤鄭立曰頤猶養也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

子建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
善曰贈荅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向曰謂月行疾其光如流也正謂當其時也徘徊謂終夜月光

迴轉四面遷照故云徘徊也
善曰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為文外傍情斯言當矣

上有

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善曰古詩曰慷慨有餘哀

借問歎者誰言是

宥

善本作宥字
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栖

善本作棲字良曰

踰過也君謂夫也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

善本作沈字

異勢會合何時諧

濟曰清路塵謂風上塵也妾婦人之謙稱也言塵隨風之飄揚比夫從征不息泥在濁水之下以自比幽思不通浮沈既異會合何時諧和

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善曰古詩曰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四坐莫

不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銑曰言夫行十年復恐志改故云君懷不開我當何

所依據也善曰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

王仲宣

七哀詩二首

王仲宣

善曰此詩哀漢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音還協韻良曰象道也豺虎喻羣賊貪暴害人也遘及患

難也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

道必可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

爭權還為豺虎遘與構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

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

復棄

棄善本作棄字

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善曰荆蠻喻荆州仲宣避難在其中也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善曰

出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良曰國亂殺戮人多

路有

不還

善曰言

婦人迴顧聞子泣聲但揮涕而去不復還也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

相完

善本作

驅馬弄之去不忍聽此言

銑曰此說婦人

從征役世既無主皆相攻劫故奔走飢寒未知身死之處弃于草中不能相全聚驅馬而去不忍聽之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

傷心肝

帝葬霸陵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滯

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

濟曰方並也泝流逆流行也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

山岡有餘映

巖阿增重陰

銑曰謂日將沒

狐狸馳赴穴

飛鳥

翔故林

良曰狐狸獸名翔歸也善曰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

流波激清響猿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

衣襟

善本作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拊

琴

善本作衣去寢

衣山善曰楚詞曰擊廷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鄼食其也韓子曰師

無琴

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

羈旅無終極

憂思壯難任

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可為絲桐之間也善曰壯益也此聚自哀之言善曰羈旅已見上文

七哀詩二首

五言

張孟陽

翰曰臧榮緒晉書六張載字孟陽武邑人

疾告歸

此詩哀人事遷邑後詩哀帝室漸衰善

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領著作遂

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北邙

善本作

何壘壘

高陵有四五

向曰北邙山名壘

善曰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

借問誰家墳

皆云漢世王恭文遙相望原陵鬱鬱

音與銑曰漢世主謂後漢諸帝

墳陵恭文原皆陵号鬱臙臙草木多兒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葬孝
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
曰臙臙 季葉 善本作 喪亂起賊盜如豺虎 善曰左氏傳曰
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韋 毀壤過一抔便 平

房啓幽戶 翰曰壤土也漢武帝時有盜高廟王環者廷尉罪之
當弃市帝怒其輕當族釋之諫曰假令有耳長陵一
抔土陛下何以罪之遂止抔謂一掬矣言漢家諸陵既遭季世喪亂
毀其陵土已過一掬矣便房冢中室也言其幽暗之戶已開之矣
善曰一抔喻少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 珠柙 離玉體
長陵一抔土何如漢書注曰便房冢中室也

珍寶見剽虜 濟曰珠柙漢家送死之物珠玉為柙言遭發
也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
玉柙金鏤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
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 園寢
劫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園同如淳曰園鈔掠也

化為墟周墉無遺堵 向曰園寢陵旁廟也墟立也墉牆也言
廟牆皆摧無遺一堵者五板曰堵 善
曰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又曰自貢禹建造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而為墟爾雅

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 先古切良曰樵童牧豎也
掃除之 善曰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
除畜雅曰掃除也餘見下注掃蘇老切 頽隴竝墾發萌隸
也毛詩曰俊發爾私鄭玄曰俊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
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昔為萬

乘君今為丘山土 翰曰萬乘君天子也 善曰漢書曰天子
曰冢大者為丘淮南子 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向曰雍
曰吾死也有一棺之土 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臺既傾曲池又平豈不悲乎孟嘗君淚下
承睫感思其言故悽愴也 善曰栢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
君曰曰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
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
嘆息淚 下承睫

營農圃 銑曰頽隴頽墳也萌隸下人也言頽墳之處並為耕鑿
開發下人所營農業園圃之事 善曰蒼頡篇曰墾耕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 良曰商為秋氣 善曰王逸
楚詞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

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

楚詞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

善曰王逸

起則西風急疾鸚鵡賦曰涼風蕭瑟陽鳥善本作鳥字收和響寒蟬無餘音濟

陽鳥春鳥也收息其和聲而秋已深故蟬亦無矣喻帝室之漸衰善曰陽鳥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

楚辭曰蟬寂善本作白露朝善本作夜結木落柯條森銑曰露

也森寒風振聲善曰呂氏春秋曰秋氣至則草木落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

善本作沉字翰曰朱光日也天道游北故云馳北陸陸道也浮行也忽西沈言其疾及也善曰朱光日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續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顧望無所見

唯覩松栢陰向曰松栢墓丘所生善肅肅高桐枝翩

翻栖孤禽銑曰此喻帝室政衰雖在名位若孤鳥栖於高柯也肅肅謂枝葉縮栗也仰聽離鴻鳴俯聞蜻精列吟良曰

哀人蟲名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俗謂之蜻蛚蟋蟀吟已見上文注曰蜻音精列音列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絲思彌善

作彌深銑曰丘隴謂其先人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思字心哀於國故亦思親纏絲謂憂思多也善曰秦嘉答婦詩曰哀人易感傷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

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憂來令髮白誰云

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衿翰曰徘徊心不安良向長風見時物

衰歇復感時風衰薄故淚下矣善曰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登樓賦曰誰憂思之可任楚詞曰愴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歔歔而沾襟

悼亡詩三首

潘安仁銑曰悼痛也安仁痛妻亡故賦詩以自寬

桂而枕蕙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良曰桂蕙漸盡自謝去勿疾易改也善曰桂蕙猶

漸也舟舟歲月流兒也王逸楚詞注曰謝去也列子曰寒暑易節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

隔向曰之子謂亡者也人死曰歸窮深也壤土也永長也幽隔謂幽冥之道長為阻隔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子于歸百私懷誰剋善本作從淹留亦何益僂仰

恭朝命迴心反初役

濟曰言此哀傷私情欲不就仕誰復剋迴私心反初於公役也備俛俯仰也

從此情淹留無益俯仰之間

且恭朝命者不可語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詞曰倚躊躇以淹留毛詩曰備俛從事

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

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宅也

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

宅也

翰墨有餘

翰曰廬宅也

迹

善本作跡字銑曰其妻善屬文

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

流芳謂平生玩用之物尚在

或存周惶忡

中驚惕良曰悵況失志也周章惶懼憂心驚

如彼翰林鳥雙飛

善本作一朝隻

一朝隻

翰曰翰林鳥栖

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

先歷向曰比目魚名雙即行隻即

春風緣隙來晨雷

力承簷善本作滴

寢息何時忘沈

沈字

憂日盈積

銑曰盈積多也

庶幾有時衰

莊子擊盆而歌惠子怪之

猶可擊

莊子曰其本無形今歸無形何哭為也故安仁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

良曰月光入窓又發思也南

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

向曰清商涼風也溽濕

風外始覺夏衾單

銑曰凜凜涼兒外起衾被也涼風起止又

思人始覺夏被單

善曰古詩曰涼歲

春風緣隙來晨雷

力承簷善本作滴

寢息何時忘沈

沈字

憂日盈積

銑曰盈積多也

庶幾有時衰

莊子擊盆而歌惠子怪之

猶可擊

莊子曰其本無形今歸無形何哭為也故安仁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

良曰月光入窓又發思也南

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

向曰清商涼風也溽濕

風外始覺夏衾單

銑曰凜凜涼兒外起衾被也涼風起止又

思人始覺夏被單

善曰古詩曰涼歲

春風緣隙來晨雷

力承簷善本作滴

云暮毛萇詩
傳曰衾被也
豈曰無重續誰與同歲寒
翰曰續絲也言豈無重絲人已亡矣

誰同歲寒
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孔安國尚書傳曰縵細綿也
歲寒無與同即月何

朧朧
善曰毛詩曰叔兮伯兮無所與同埤蒼曰朧朧月光臨牖也

善曰本展字
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
良曰輾轉志不安也簟亦

已見上文
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
善曰薛子曰空穴來風

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
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
善曰武帝所幸李夫人

漢武帝李夫人死帝甚思之乃令方士致神力遂得見其形故安仁
撫衿長歎息不

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帳令
寢興自
善曰桓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

覺淚沾
善曰本
曾沾
善曰本
曾安能已悲懷從中起

銑曰已止也中謂衷心
善曰漢書公孫攬曰累撫衿魏武帝苦寒

行日月不延頸長歎息魏文帝歌行曰不覺涕下霑衣裳史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魏武帝
寢興自
善曰本
存形遺音猶在耳

良曰寢卧興起也言卧起之間自想亡者如存也遺音謂平生所言

聲也
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楊修

傷天賦曰悲體兒之潛翳兮目常存乎遺
上慙東門吳下愧

蒙莊子
濟曰東門吳子死怡然不哭莊子蒙縣人故云蒙莊子妻

如方人
善曰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
賦詩欲言志此志難

死子而不憂莊子蒙人故云蒙莊子
具紀
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國注曰紀猶錄也
命也可奈何長

戚自令鄙
善曰本
奈何論語曰小

人長戚戚長笛賦曰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
善曰本

冬也逝猶往也
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

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

乎郭子玄曰不
淒淒朝露凝列列
善曰本
夕風厲
良曰列

淒淒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

向日淑美儷耦也潛翳不可見也善曰左氏傳施氏之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
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濟曰念其妻存如昨日之善曰

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
憐籌張故房朝望臨爾祭翰曰改凶服從朝政之吉服哀心不易私存暮禮也制禮也茵

禘憐帳也朝月初望十五日皆哭臨而祭也善爾祭詎幾時曰鄭玄禮記注曰茵禘也毛詩箋曰憐床帳也
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銑曰祭不

已盡矣衾被毀除撤去也引陳設也言靈筵被裳一已除去不復重陳設服制終也善曰爾雅曰引陳也
月周戚戚彌想善本作良曰憂憂漸進也戚戚憂心也相字
愍痛也漸進歲月已復年周憂心相

痛矣善曰楚詞曰時憂憂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解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墮
向曰感物謂見平生衣服涕泣應其悲情而落矣墮猶落也善曰感物已見上文毛詩曰涕既殞之駕言陟東

阜望墳思紆軫翰曰駕言謂駕馬言出上於東山望其妻墳其思繁紆隱軫而多也善曰毛詩曰駕言

出遊楚詞注曰鬱鬱結紆軫兮離愁而長鞠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濟曰徘徊心不安定也墟亦墓之通名善曰禮記周
徘徊不忍去徙倚步鄴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徘徊不忍去徙倚步

踟躕銑曰遷移而立時步而不進也徙遷移也倚立也踟躕不進兒善曰毛詩徘徊不忍去徙倚而遙思

落葉委地側枯茨來古帶墳隅翰曰委積也墟墓道旁類曰墟墓墟也善曰孤魂獨善本作榮榮善本作安知靈與庶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故城楚詞曰魂兮哀兮不皇

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寐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故城楚詞曰魂兮哀兮不皇

悲有餘良曰投致也遵奉也悲哀之情不能自已致心奉於朝命不遠然行盡此路之上悲情不止也善曰揮涕已見上文毛詩曰
誰謂宋遠莊子曰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禮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武帝男廬陵獻王義真初封

廬陵王之任而高祖崩義真聰明愛文義與陳郡謝靈運周旋異常而少帝失德徐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真義真輕諒不任主社稷因與少帝不協乃奏廢義真為庶人徙新安近郡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三年誅徐羨傳亮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可追崇侍中王如故

謝靈運

高祖崩廬陵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屬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諒不任社稷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為庶人徙新安郡羨之等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

含悽泛廣川

灑淚眺連岡

善本作崗字濟曰悽悲也泛舟行也廣大也古者記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詞曰還顧高丘泣如灑青鳥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

卷言懷君

子沈

善本作沉字沈字痛切結字

之阮籍詠懷詩曰容好結中腸

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

善本君子道消

懣氣結者謂少帝時王見廢也今屬大運已開得申積日悲愁謂文帝即位追崇王為侍中王如故也涼愁也善曰道消少帝之日運

闕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那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

德音初不忘

善本作在字德音初不忘

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已行

向曰但往謝去也永久猶陳積也言往云之事曰速易為陳

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栢森兮成行

芳

長曰延州地名延陵季子封於此也季子將過徐徐君欲季子所佩劍口不言而色欲之季子以有上國之事未獻心已許之

季子還而徐君死矣遂挂劍於墓樹焉協和也龔勝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有老父弔之田嗟乎薰以香自燒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

也蘭芳即與薰同也。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席實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翰曰解劍則延陵也謂人已死矣解劍何及善曰解劍已見上注潘岳虞茂春誄曰媿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兮仰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向曰疑言若此也此人謂王也通言聰此兩者互有其相妨。善曰若人州來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相子斯論曰漢高祖建立鴻基俾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非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之蔽者也。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濟曰考其物理感慟深情定其是非識其所以將亡復爾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苟榮與傅嘏善夏侯立亦親常謂嘏立曰子等在世業問功名立必勝茂識減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自餘音榮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以

能役子等為貴未能齊子所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脆促良可哀夫枉特兼常

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翰曰特兼言甚於常者為枉見崇爵位空揚虛名也。善曰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舉聲泣已瀝。善本作瀝。長歎不成章。向曰舉聲嗟歎泣已下言非心之深也。善曰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拜陵廟一首。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來每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良曰延之從文帝拜高祖陵作此詩於陵置廟故兼言矣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濟曰祀祭祀也光靈祖宗之靈光盛也。善曰周書曰助

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哀敬

隆祖廟崇樹加園塋。銑曰樹立也園塋皆墓間道也。善曰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

親如淳漢書注曰塋田也**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謂及高祖即位美也

命之始延年仕於王庭故云投迹階王庭階者猶進也善曰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陣于商郊俟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

周易曰夫揚于王庭**陪廁迴天顧朝讌流聖情**年陪廁

朝廷之間為帝顧遇朝讌之時皆流聖情優也善曰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早服身義重晚逢生戒輕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謂輕也善曰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為重也逢官逢也晚逢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為輕也王隱晉書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

令命輕**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翰曰否來泰往謂

人在位王澤竭盡悔吝形生上下不同善曰否來泰往少帝之時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都賦序言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勅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統曰勅誠素故小人道消也**勅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并合也言雖經帝室多難而戒慎其身慙高祖積故之恩不易志節復與文帝昌運相合為君臣也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勅躬未濟四子講德論曰非

有積素累舊之懼春秋孔演圖曰帝當會昌咸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恩合非漸漬榮會在**

逢迎翰曰恩惠將合非由漸漬而進榮華會遇在於君王以禮相

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造燕**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濟

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曰

夙早也御猶使也守待也言早使宣嚴備清道之制而羣臣朝駕皆入待曙駐禁城之間以入朝也**束紳入西寢**

伏軾善本作軾軾字**出東垆**向曰紳帶也西寢寢殿也延年自述束帶

所也林外曰垆天子乘車車中有侍臣故延年得伏軾於帝車之上

伏之言者其敬甚也善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亦也束帶立於朝

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宣尼**衣冠終冥漢陵邑轉葱青**

良曰衣冠謂先帝衣冠終虛無不見也冥冥虛無也葱青草木之色

善曰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吊魏武文

曰悼總帳之冥漢漢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也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葱**松風遵路急**

山煙冒隴生銑曰遵繞也路陵中路隴陵也善曰說文

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翰曰文帝憑視陵廟之容見御之

物哀敬於心而下人思慕被歌頌

之聲善曰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劭曰持新曲以為歌聲也然此言人之思慕萬紀載絃吹千歲善本作託旒旌濟曰十紀載行也絃吹絃管也有功者銘書於旒旌之上言高祖德音萬紀行於絃管之上千歲託銘於旒旌之中善曰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云未殊帝世遠已同倫化萌向曰倫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言先帝之德歌謳不歇何殊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同大化流行之萌始也善曰言帝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而已質雖存其神已謂故同幼壯善本作因孤介未暮謝幽貞翰曰幼壯謂少年日也未暮謂衰老時也延年自言少時困於孤介之事不能居少帝亂朝也老時復謝幽靜貞吉之道亦不能就為戀文帝之明德也善曰漢書音義曰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良曰軌跡夷平喪失也軫車也言發迹入仕在於高祖平易之時高祖既沒遭少帝之難是發跡而失平易之道今老矣如車之將歸宜慎崎傾之險也善曰以車之行喻已之仕也發軌弱冠也王武子答何劭詩曰計終收遐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遵也

歸軫暮年也楚辭
榔軫丘兮崎傾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

五言善曰集曰謝諮議環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施帳朝脯上脯脯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謝玄暉

翰曰魏武帝作銅雀臺遺令施總帳朝脯設脯脯之屬向帳作伎望吾西陵

總歲帷飄井幹 樽酒若平生

翰曰總細布之疎者帷即帳也風飄動於樓上

銅雀臺一名井幹樓言致樽酒於帷帳前若平生存時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淮南子曰大構

其宮室有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筋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鬱鬱西陵樹

詎聞歌吹聲 芳襟染淚迹 嬋媛空復情

銑曰芳香也妓人悲泣淚濕香襟而多痕牽引衣襟空有哀情終不見君王也嬋媛者牽引也善曰楚詞云心嬋媛而傷懷兮玉座猶寂寞 况乃妾身輕

王逸曰嬋媛牽引也

良曰玉座玉牀也寂寞虛無也言君王玉座尚自虛無若此況羣妾身至輕微何以爲久長也善曰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坐玉床鄭玄曰坐玉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

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爲嘯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彦昇

濟曰劉璠梁典云任昉字彥昇樂安人也年四歲誦古詩十篇十六舉秀才甲科文章之美冠絕當時昉出義興傳舍哭范僕射雲遂作此詩傳舍客舍也善曰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爲寧朔將軍新安守卒

平生禮數絕式略嗔在國楨

翰曰禮數絕謂交道相得雖品命有與不爲禮數式法也范雲

之德天下以爲法則而瞻仰之實爲國家楨幹善曰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又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之橫毛萇詩傳曰楨幹也

向曰一朝死矣萬事人道化盡然我故人之情何時忘也善曰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睢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情待時屬與渾主佐俟民英良曰待時謂不仕於齊也

人之英王佐之任故可待而任也善曰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結結惟三十載生死一交情銑曰結交如一不復變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權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程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手道衰孽接景爭休明

濟曰遁避孽災也謂避齊朝衰災攜手同去之接景事休明謂連事

武帝也景者美稱前入比於光景也善曰衰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遊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范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

善本有此二句善曰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訥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傳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言亂之其也長楊

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

濬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曰

王戎字濬冲爲吏部尚書得李茂彦爲吏部郎戎以禮待之范雲時爲吏部尚書彦昇亦爲吏部郎與濬冲茂彦相類故云夫子值狂生

自此謙也夫子謂雲也善曰傅暢讀曰王戎字濬冲戎為選官時
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毅字茂彥重以清尚毅淹而通二人操異
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昉自謂也采
典曰范雲為吏部尚書又曰昉為吏部侍郎淮南子曰臺無所鑿謂
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鑿者玄德故為狂生
臺古握字也漢書曰酈食其人皆謂之狂生
伊人有涇渭非

余揚濁清

善曰伊人范雲也涇渭二水名涇濁渭清吏部之職
本以激濁揚清為務言雲自有分別殊其源流非我

所能揚也善曰伊人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
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
調曹子建贈丁儀詩曰涇渭揚濁清將北不忍別欲以遣離情
濟曰平生

不忍速去常少留言笑以遣離情也善曰言將
垂之初不忍便欲留少頃以遺離曠之情也
不忍一晨

字作辰**意千齡萬恨生**其一翰曰一晨分別之意猶不忍去奈
將乖不忍一辰之意況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長詩傳
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已

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良曰詠歌謂平生所述文章也盈
滿也篋笥盛書器善曰新字孫

叔敖曰篋篋之棗簡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向曰方

有虛舟來觸雖有偏心之人不怒也言平生相謂嘲謔雖有相陵亦
如虛舟值觸謂嘲謔之類也善曰蒼頡篇曰調調也字書曰朝亦

啣也毛詩曰善戲謔兮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也
何時見范侯還

敘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其二銑曰范侯
別後經行塗路不盈旬善曰左氏傳曰日

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經猶歷也弗覩朱顏改徒

想平生人濟曰不見疾病顏色改易之時但追想平生安樂之
事也徒但也善曰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良曰君子有疾撤瑟瑟寧知安
善曰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娛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

曰安意歌今自寬慰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瑟琴已矣余何

歎輟春哀國均翰曰已矣哀歎之甚也秦五段大夫死秦人
皆輟春不食以思之均平也哀國家失平正

之道善曰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段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
不相杵毛詩曰月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

也平**贈荅上**

贈蔡子篤詩一首

四言善曰晉官名曰蔡
睦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向曰蔡子篤為尚書仲宣與之為友同避難荆州子篤還會稽仲宣故贈之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良曰翼翼飛鳥以喻子篤也載則也東者東行也善曰翼翼飛鳥

也鸞喻子篤也楚辭曰高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

我友云但言戾舊邦

往戾至

也舊國謂子篤本居濟陽也善曰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

舫舟翩翩以

沂大江

濟曰舫舟也翩翩行舟也逆水上行曰沂流善曰楚辭曰舫舟將而下流舫與方同

蔚矣荒

塗時行靡通

翰曰蔚草荒蕪自荒塗以喻時亂言時既荒亂時行故無通也靡無也善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

懼荒塗而難踐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良曰慨歎也言我歎而思慕與子篤同君子謂子篤也

善曰毛詩曰慨我寤歎封禪書曰懷而慕思也

悠悠世路亂離多阻

向曰時亂人若別離相阻

隔也悠悠遠泉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瘼矣

濟岱江衡

善本作行字

邈焉異處

欽曰濟水名岱山名子篤所居於此衡山名謂荆州仲宣客在於中邈遠也言兩鄉相遠而異處也善曰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行

近荆州仲宣所居也

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濟曰言此別離各恨時亂如風流雲散無所定止如

雨之降不還雲中也善曰鸞鳴賦曰何今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然諸人同有比言未詳其始

人生實

難願其弗與善曰張奐與崔子書曰人生實難所務非此

望遐路允企伊佇

翰曰遐遠允信企舉踵望也伊猶惟也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

子望之鄭玄曰跋足可以望見之跋與企同

烈烈冬日肅肅淒風

向曰烈烈冬其也肅肅風急兒

善曰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

潛鱗在淵歸鴈載軒

銑曰潛鱗

故潛於泉軒飛兒善曰魚鴈言時候也毛詩曰魚潛於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兒

雖則進

善本作追字

苟非鴻鵠孰能飛翻

也善本作翻字濟曰苟且也鴻鵠鳥也言且非此鴻鵠誰能飛翻此亂

時之險善曰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

雖則進

追字

罔

善本作罔字

宣

良曰雖則心之進慕願欲高飛我思終不見其通宣通也善曰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

尚書曰予思曰孜孜

瞻望東路慘愴增歎

率彼江流爰逝

靡期

翰曰東路謂濟陽銑曰率循爰引逝往靡無也言任其波派引往亦無期止善曰毛詩曰率彼淮浦

君子

信誓不遷于時

翰曰誓約也言君子當信約宿心無以時險遂有遷移善曰毛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旦及子同寮生死固之

向曰及與也同官為寮當須堅固生死如一善曰左氏傳曰先蔑

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何以贈行言授斯詩

良曰授與也

善曰晏子春秋曰曾子將行晏子送曰嬰門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鹿醢饋以匹

馬願子尅

中心孔悼涕淚漣漣

濟曰孔甚悼痛也涕淚如漣漣也亦淚流也善

曰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漣漣如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語助也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君子謂子篤如何勿思當思此贈之意也善曰毛詩曰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一首

四言翰曰士孫文始少有賢學年十五能屬文董卓作亂

文始知京師不可居將家屬至荆州後功封澹津亭侯與梁友善文始將就國故贈以此詩善曰

三輔汝錄趙岐注曰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

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荆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

功封萌為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明當就國樂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之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銑曰靡無也夷猶滅也二善曰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

國不泯廣雅曰夷滅也

我暨我友

其器我友自彼京師良曰暨與也言從京師來此避難也

善曰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氏羌

宗守盪失越用遁違

濟曰宗守謂國家宗廟所守今

則盪除顛失遠用避違其難也越遠遁避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傳注曰違避也

遷于荆楚在漳之涓

濟曰荆楚荆州漳水在焉涓岸也善曰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毛詩

曰居河之涓在漳之涓亦兄宴起

善本亦作處字翰曰克能宴安也善曰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

詩和通箎移填喧

比德車輔銑曰箎竹器填土器皆樂器吹之者言與文始和通

如吹此樂如御車人為車輔侍矣善曰毛詩曰伯氏吹填仲氏吹箎毛萇云土曰填竹曰箎鄭玄曰其相應和如填箎左氏傳曰宮之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既度禮義卒獲笑語卒終獲得

也善曰毛詩曰獻酬交 庶茲永日無讟厥緒濟曰讟失

也善曰毛詩曰且以喜樂 雖曰無讟時不我已翰

已成也言雖無讟時屬喪亂不成我此志終 同心離事乃有

逝止鏡曰言二人同心離事言別也逝往止任也橫此大江

淹彼南汜良曰言文始將離橫度此大江淹南汜汜浦也文始

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已精誠 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濟

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已 惟彼南汜君子

我思之既不能及故則坐則起善曰毛詩曰

瞻望弗及張衡怨詩曰我聞其聲載坐載起

居之翰曰君子謂文始也悠悠我心薄言慕之

向曰悠悠遠兒薄辭也善曰毛詩曰青青人亦有言靡哲

不思鏡曰人謂古人靡無哲智也言賢智之人無不思之善

伊憐婉胡不悽而良曰矧况伊惟也憐婉好兒胡何也言天

而助辭也善曰毛詩曰矧伊晨風夕逝託與之期翰曰

人矣又曰人無兄弟胡不比焉離別

之後願因晨風之鳥夕往託附遠情以為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

善曰毛詩傳注曰晨風鷦也楚辭曰因歸鳥而致詞差迂高而難

富 瞻仰王室慨其永歎平聲濟曰瞻仰王室歎其衰微慨

書曰以番王室毛詩曰慨其歎 良人在外誰佐天官向曰良

矣又曰我心肥泉茲之永歎 人謂文始也言文始在外誰當任天子之官佐任也善曰毛詩曰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

不以天官 四國方阻俾爾歸藩翰曰四國為中國也阻限

私非其材 始之澹津也俾使也善曰毛爾之歸藩作式下國鏡曰

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 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箋曰式法也毛詩曰命于下國 無曰蠻

裔不虔汝德良曰無以為蠻夷荒裔之國不敬汝德慎爾所

之善本率由嘉則濟曰所之謂之於澹津也率循由用嘉善

無忒差也 善曰周易曰潛龍勿用 陽在下也鄭玄毛詩箋云忒差也 悠悠澹澹 禮鬱彼唐

林 向曰悠悠遠也澹澹水名在文始封國唐林地名鬱深遠也 善曰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又曰

澧陽縣蓋即澧水為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 南平郡有唐縣盛弘之荆州記圖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

相接唐林即 雖則同域邈其迥深 也邈遠迥獨也 善曰

爾雅曰 迥遠也 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

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銑曰白駒詩篇名刺宣王不能留賢 賢者乘白駒而去箴戒也喻時亂不

能用其文始也 翰曰允信遐遠厥其也言信矣君子豈不大其心 人之往來無絕爾音耗密絕也 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 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庶幾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

四言銑曰叔良為劉表從事使聘 益州牧劉璋贈以此詩戒之 善 曰于寶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 云為荆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榮集又有 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榮依荆州劉表然叔良 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

璋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良曰翩翩孤飛自率循也 善曰毛 詩曰翩翩者騅說文曰翩翩飛疾也

君子于征爰聘西隣 向曰君子謂叔良西隣益州也 善 曰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隣謂蜀也

臨此洪渚伊思梁岷 翰曰洪渚大江也梁岷蜀二山 名 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 爾

行孔邈如何勿勤 向曰孔甚邈 遠勤勞也 君子敬始慎爾所主

濟曰敬慎其所行 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 之觀近且以其所為主觀遠且以其所主趙歧曰近且當為遠方來 賢者為主遠且而至主 謀言必貞 善本作 錯路說 稅申輔

於在朝臣之賢者也 善本 向曰所謀出之言必正措詞必申匡輔之志說詞貞正也 善 曰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當申相輔也申或為車非也 延

陵有作僑盼是與 翰曰延陵謂季子僑謂子產盼叔向也季 子聘鄭見子產如舊識戒之以慎終過晉

謂叔向曰吾子志直必思免於難也故繫以此事戒叔良也 善曰

公孫僑子產也羊舌盼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

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 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

先民遺跡來世之矩良曰跡謂延陵之跡可為來世之規矩

曰子恐來世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尚書以台為口實

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觀著

知微濟曰爾主謂其所主之事迪蹈也亦須蹈知其幾微也向

善曰華喻貞越絕書子胥曰聖人見微知著觀始知已視明聽聰靡事不惟濟曰目

耳聽須聰無事不思而後行也靡無惟思也善曰論董褐荷名

胡寧不師翰曰董褐晉大夫也吳王夫差會晉定公吳帶甲三

萬欲劫晉求盟晉人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於吳吳乃

退就幕而會董褐之力也荷重胡何寧安也董褐既有此重名以解

國難何得安然不為師法也以此事喻叔良使益州後解國難也

善曰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大

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

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貢獻

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視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既致

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

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王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

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

君奄王東海以滔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有於

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

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及退就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使

亞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眾不可蓋無尚我言良曰天

不可蓋藏燕高慢我此言也尚猶高也善曰家語金人梧宮致

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廣雅曰尚高也

辯齊楚構患平聲說曰楚使聘齊齊王饗之於梧宮而齊王有

相伐遂構患禍此戒叔良燕作辯說以逆前事善曰說苑曰楚使

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

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者何恠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

飲馬于淄澗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莒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

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

曰使者為問植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以為

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

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怨遂舉兵相伐也

成王有要在眾思歡向曰要正也成功存正直之節在天下

成功惟汝賢又善曰尚書帝曰成允人之多忌掩之實難濟曰忌諱也言人多

曰有倫有要善曰左氏傳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瞻

彼黑水滔滔其流

善曰黑水梁州分則益州屬焉滔滔流泉

滔江漢南國之紀

江漢有卷允來厥休

良曰江漢蜀也言彼有席卷天下之志若彼信服王

命而來自是其美

善曰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

二邦若否

職汝之由

良曰若二國否塞不通為之患逆則由汝職不違所戒者也善曰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由毛詩

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也

緬

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

善本作他仇

緬遠鮮少克能也尚庶幾也于猶當也仇類也言遠彼行人使於蜀者皆為劉璋所滯少能不見留者言皆被留也庶幾君子當異於他類善自勉也善曰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貞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左氏傳楚

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杜預曰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

人誰不勤無厚

我憂

善曰楚詞曰惟天地之無窮哀生民之長勤我粲自

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銑曰同舟共濟謂所憂同故以此詩作贈以戒之也善曰言為詩

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曰司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言憂患同也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來視植疾去後植賦詩以贈之謂未即

帝位特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

良曰元大后君也謂武帝南鄉譙國帝之舊鄉善曰元

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立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

過彼

豐沛都與君共翱翔

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

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翱將翔

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

善曰四節四時之節推斥相推逐也言歲月促而易往也

賓會廣座

善本作

明燈

善本作

熒其炎光

銑曰熒盛兒善曰史記侯

熒曰公子自是迎羸羣眾廣坐之中楚詞曰蘭膏明燭華鎧錯鐙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熒熒也熒大明貞

清歌製妙

聲萬舞在中堂濟曰製作萬大也善曰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干舞也金罍合

甘醴善本作醴禮其字羽觴行無方向曰罍樽也甘醴美酒也羽觴酒盃為雀形也無方猶無筭也

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大康善曰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詞曰瑤漿密勺實羽觴翰曰言醉樂忘歸也于時戎馬稍息故云大康康安也善曰毛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

四牡向路馳歡善本作歡字悅誠未央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義曰逸詩篇名也從此述沈疾在鄴都也嬰纏也沈痼疾皆病也竄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善曰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

自夏涉玄冬彌廣善本作彌字十餘旬翰曰冬日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卧疾從夏至冬相與遠

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踈曠也

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善曰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至于岱宗太山也

敘憂勤濟曰言來看疾與之談說同至於夜情相顧叙述便憂恤勤勞也善曰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復為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帝便歸洛陽故云西隣游車則帝所乘也素葉木葉落也善曰西隣鄰都

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銑曰人命將往如水之流況此卧疾遂哀

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我春時要期也善曰楚詞曰無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

文勉哉脩翰曰望慕相思愁結而不解故遺爾此詩也新詩文則此詩也善曰蔡邕琴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

令德北面自寵珍良曰戒文帝自勗勉勤脩令德北面事君

秋日多悲懷感慨曰忠為令德北位臣位也禮記曰君子南鄉蒼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蒼君之義也

以長歎平良曰慨謂感歎也善終夜不遑寐敘意於

濡翰向曰遑暇寐卧濡沾翰筆也敘意沾筆謂作文也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楚辭曰魂亮亮兮不遑寐韋昭漢書注曰翰

也筆明燈善本作曜閨中清風淒已寒向曰淒急也白露塗

前庭應門重其關鏡曰應門正南門善曰楚詞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謂之

應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禮記曰殫盡也善曰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為擊也征行也善曰壯士謂五

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

拜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

楨等俱逝然其間唯存鎮孟津及黎陽而燕所征伐故疑出涕泣

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郭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

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濟曰言別後思懷常日所為歡會也善曰涕泣幹自謂也

涼風吹沙礫氛霜善本作何皚皚五來向曰諒思文帝在軍之時也礫小石

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鏡曰緹丹黃色善曰緹丹色也華燈已見上文賦

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疲也善曰論衡曰

輿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翰曰君侯

雅之志縱橫如飛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小臣信頑魯

善本作魯字倜俛安能追向曰魯鈍也此自謙才不及文帝也倜俛

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慕小雅斯干歎詠之美倜俛已見上文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贈徐幹一首五言濟曰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鏡曰有東西掖兩門徐在西故云隔也垣牆也善曰毛詩曰

誰謂宋遠跋余望之洛陽故宮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良曰拘拘束限限阻也清切猶嚴切也天子所居曰禁言各有拘束阻限在於嚴切之所中情無由宣通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

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
入楚詞曰杼中情而為詩
思子沈善本作沈字
心曲長歎不

能言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
起坐失次第一日三

四遷向曰遷移也
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向曰寺司也謂

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
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濟

塘池源流也善曰思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
木葉也

翻翻孤飛負善曰楚詞曰漂翻翻其上下
乖人易感動淚下與衿連善本作

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良曰乖離也皦皦日光白日

曰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毛萇曰皦白也楚詞曰晞白日兮皎皎
兼燭八絃內物類無

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翰曰言日光照燭天

抱此深感矢志不得與比於眾物也善曰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楊雄解嘲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絃音義曰八方之網維也尚書曰無偏無頗遵王之詔

贈從弟三首五言濟曰公幹從弟蓋尋究無名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銑曰磷磷水中見石白

派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毛萇曰清徹也
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

善本作華紛何擾溺
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向曰蘋藻草名涯

良曰采此蘋藻可薦於宗廟進於王公羞進也嘉賓乃正公也善曰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藻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
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

澤翰曰懿美也深澤謂流水中石也此言豈更無珍美之物以羞

進宗廟王公蓋美此出於幽深也善曰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向曰亭亭高

良瑟瑟風聲
風聲一何盛

松枝一何勁向曰勁
冰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濟

慘悽寒白端正謂花色不變善曰楚詞曰霜露替悽而交下豈不羅凝寒松栢有本性

翰曰人心堅貞亦當如此終世不改易善曰凝嚴也鳳皇集

南嶽徘徊孤竹根良曰鳳皇生丹穴在南故云南嶽徘徊未安食此竹實也根竹莖莖根通言也善

曰鳳皇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

紫氛向曰厭足凌上也紫氛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豈不常

勤苦羞與黃雀羣翰曰勤勞也黃雀喻小人言高飛遠游豈不勞苦羞取與小人羣於朝廷善曰黃

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翰曰言鳳皇一去何時當見光儀將待聖

崔喻俗士也明君也須待也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贈答二

贈徐幹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良日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故為此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銑曰白日喻君也驚風飄之忽歸西山喻時去不可逐也

曰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條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圓

景光未滿眾星粲以繁

銑曰圓景月也喻道不明也眾星喻羣小邪人也繁多也謂文帝不

明羣小在位不用賢良

善曰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論語曰眾星共之

廣雅曰 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游游

彼雙闕閒 翰曰志士君子也言小人各有所為我亦聊且於此

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孔叢 文昌鬱雲興迎風高

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 文昌鬱雲興迎風高

與起也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列 春鳩鳴飛棟派焱

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春鳩鳴飛棟派焱

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颯郭璞曰暴風從上下者焱與颯同古字通 顧

榼窻間也徐幹齊都賦曰窻榼參差景納陽軒長廊之有窻也 顧

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微藿弗充虛皮褐猶不

全 向曰小人得志處棟梁之地蓬室貧賤之士誠可憐惜謂徐幹

也薇藿草名褐短衣言草菜之食不充飢虛皮褐短衣不能

全其體也 善曰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顧旋也列子曰北宮

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墨子曰古之人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

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也淮南子 忼慨有悲心興文自

曰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 忼慨有悲心興文自

成篇 善曰說文曰忼慨壯不得志於

心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興發也 寶弃怨何人和氏有

其愆 翰曰寶弃謂徐幹也昔者和氏獻玉於楚王王以為非玉而

喻幹和氏喻知已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

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明和氏左足武王薨成王即

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明其右足成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

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明

音別孔安國尚 彈冠俟知已知已誰不然

書傳曰德過也 彈冠俟知已知已誰不然

仕也而今知已知皆見棄致則與幹同故云誰不然 善曰言欲彈冠

以俟知已知已誰不同於棄寶而能相萬乎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

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 良田無晚歲膏

貢彈冠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已 良田無晚歲膏

澤多豐年 良曰良田膏澤皆比有德言良田雖晚無不獲者膏

澤屢降必有豐年言幹有美德必當見用無以晚歲

為意 善曰良田膏澤喻有德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漢書曰

翟義請破下良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

年穰 亮懷瓊璫美積久德愈

也信懷良王之美彌久之歲道愈通也 善曰爾雅曰亮信也蒼頡

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璜

璜 亮懷瓊璫美積久德愈

璠斂杜預曰璠璠美玉君所佩也璠音餘璠音煩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曰敦重也言榮衰不常有才者必達但保交親義重餘復何言也善曰莊子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書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贈丁儀一首

五言向曰魏志云丁儀字敬禮有文才武帝辟以為掾子建贈以此詩有怨刺之意也善曰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誤也魏略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為掾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

銑曰喻小人道長從微起也善曰漢書孝武傷李夫人賦曰

桂枝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翰曰依覆除庭也履凝霜至於堅冰謂陰謀漸

長也清風飄飛閣喻教令自下而上也善曰楚辭曰激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堅也王除階也說文曰階殿階也西都賦曰王除彤

庭又曰脩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

良曰謂陰陽不和故雲不歸山而霖

雨成川澤也雨三日已往為霖善曰廣雅曰八月浮雲不歸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黍稷委疇隴

農夫安所獲

濟曰霖雨久滯黍稷委死於田宅農夫何所得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說文曰晴耕

治之田也毛詩曰帥時農夫

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

向曰在貴謂文帝也賤自

謂也博廣也言為恩不能廣也善曰言俗之常情也

狐白足御

善本作冬焉念無

衣客

翰曰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知飽知人飢温知人寒公曰善遂出裘發

粟以與飢寒者此意謂文帝衣裘自足而不念下人之無衣也善曰言服狐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也晏子春秋曰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温知人寒楚辭曰無衣裘以

禦冬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

濟曰言思慕延陵季

子心許徐君寶劍我與爾交亦如之非所愛惜善曰言延陵不欺於死而況其生者乎故已思慕之異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

西聘晉帝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

而去廣雅曰惜愛也

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銑曰寧安也謂儀云子當安其心交

親之義不薄也

贈王粲一首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

善本作攬字

衣起西游

良曰王粲在西故起西游善曰古詩曰

攬衣起徘徊

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

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向曰求匹儔謂思王粲無輕舟

言與粲阻越如川廣無舟歎惜不可濟也善曰鴛鴦喻粲也毛萇詩傳曰鴛鴦匹鳥也楚詞曰覽可與兮匹儔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喻已之恩榮而無良會也賈逵國語注

曰惜痛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

懷愁

善曰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悲風鳴我側羲和

逝不留

翰曰羲和曰御也逝往也善曰楚詞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曰御也墨子曰

時不可及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

濟曰重陰謂雨露以喻天子也天子

潤於萬物何懼恩澤不周善曰重陰以喻天子也天子喻太相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

誰令君多念遂

善本

作自

使懷百憂

濟曰誰令多有思念自懷百憂也君子謂王粲也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翰曰函谷關名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時也

漢書引農縣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

山峯高無極涇渭揚濁清

向曰涇水

濁渭水清善曰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壯哉帝王居住麗殊百城

銑

謂西京壯麗殊異於天下百郡之城善曰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

豫州威

負闕出浮雲承露既木太

善本作

清

濟曰負闕闕名出浮雲高

也承露盤以承露者槩平也太清天也善曰西京賦曰闕竦以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賓曰抗仙掌與承露廣雅

曰挖摩也槩與挖同古字通褐

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

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

翰曰皇佐太祖也能闡揚天子之惠四海皆服故無兵相交也善曰皇佐太祖也邊讓章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勳飛仁聲之顯赫左氏

傳箴尹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

春秋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

權家雖愛勝

全國為令名

良曰權家謂兵法言雖愛戰勝而全國為上也善曰權家兵家也史記曰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

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君子在末

位不能歌德聲

向曰言人在卑位不能歌其德聲謂丁王二君善曰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

在位役不踰時德聲謂太祖令德之聲也

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

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銑曰丁儀時為太祖掾王粲為侍中儀常怨職卑故曰怨在朝也後植不得立

為太子粲亦免官在家故曰歡自營也營謂營生也翰曰貞正則法誠信經常也謂二君各為歡怨非忠正之法中和自保信可常也

善曰言歡怨非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中和樂職誠可謂也漢書王襄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

鄭玄周禮注曰經法也

贈白馬王彪一首

五言濟曰魏志云白馬王彪字朱虎武帝子黃初中與任

城王及植俱會京師到洛陽任城薨後植與白馬王還國有司以二王歸藩在道宜異宿止也意每

恨之蓋以大別不在數日乃自剖與白馬王辭植發憤遂賦此詩以贈之善曰魏志曰楚王彪字

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曰於闐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蕃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翰曰承明門名後宮出入之門逝往也疆謂王所封處善曰

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惟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將去汝舊壇郵城

也時植雖封雍丘仍居郵城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

向曰清晨日未出時皇邑帝都

也首陽山名善曰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東北去洛二十里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

梁銑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

汎舟越

洪濤怨彼東路長

濟曰汎舟越洪濤心危懼也東路所往之東路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西京賦

曰起洪濤而揚波

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其一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又曰在

城闕兮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楚辭曰永懷兮內傷

大善本作谷何寥廓山

樹鬱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翰曰大谷所謂

輒登高岡良曰達道軌跡也既多泥阻而絕車跡改此輒跡登

脩阪善本造雲日我馬玄以黃其二向曰脩長

鬱以紆舒憂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鬱愁也鬱紆將

何念善本作親愛在離居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本

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濟曰本圖相與同往而中間不能

鴟梟鳴衡扼豺狼當路衢鴟梟惡鳥鳴為人

蒼蠅間白黑讒巧今親踈翰曰蒼蠅能變白為黑喻佞人

絕無蹊攬轡止踟躕其三向曰言在朝讒人既多欲還無

踟躕亦何善本作留相思無終極

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善曰蔡

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良

歸鳥赴喬林翩翩厲

孤獸走索羣銜草不

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遑食翰曰索求遑暇也善

羽翼銑曰喬高也翩翩飛兒厲整也

蕭條善曰楚辭歸鳥赴喬林翩翩厲

蕭條草木衰落兒匿藏也

蕭條而無獸又曰曰杳杳而西頽

蕭條而無獸又曰曰杳杳而西頽

其四濟曰見此歸鳥孤獸皆求羣侶而我獨與兄弟離隔感此傷懷而為歎息 善曰廣雅曰感傷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 善曰鄭玄命所受天命也楚辭曰屬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曰咸池天神也古詩曰同袍與我違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謂不耦也 奈何

念同生一往形不歸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鄭玄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同生願以 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骨棄捐孤魂不歸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

處一世去若朝露晞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若日照朝露其乾在頃刻也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骨棄捐孤魂不歸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

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骨棄捐孤魂不歸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

金石咄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骨棄捐孤魂不歸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

令心悲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骨棄捐孤魂不歸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

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骨棄捐孤魂不歸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

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骨棄捐孤魂不歸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

憂思成疾疢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骨棄捐孤魂不歸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

無乃兒女仁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骨棄捐孤魂不歸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

君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骨棄捐孤魂不歸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

苦辛何慮思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骨棄捐孤魂不歸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

使人疑之 翰曰託志虛無求列仙之道赤松子久來詭欺之說
善曰班固楚辭序曰帝閻宓妃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好
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魏武帝善哉行曰痛哉世人見欺神仙
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

持 濟曰佞且讒邪變故當在頃刻百年之生誰能使持離別 善
曰漢書谷永曰三郡所奏皆有變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也禮
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 離別永無
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呂氏春秋曰人之壽久不過百

會執手將何時 良曰吉凶難知執手敘情復將何時也 善
曰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詩曰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 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銑曰王謂白馬主也玉體
謂身也美言之故曰王黃
髮期謂壽考也 善曰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
桓榮書曰君慎疾加食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

詢茲 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其七向曰即就援引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孫叔
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
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贈丁翼一首

大度之意 善曰文士傳曰翼
字敬禮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 銑曰豐美膳食也 善曰鄭
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毛詩曰

我有嘉賓城 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 良曰隅即角也
善曰論語子曰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
乎爾毛詩曰俟我於城隅

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韻 善曰論語子曰
齊曰秦女善秦箏秦在西故云西氣齊女善鼓瑟齊在東故云東韻
謳歌也 善曰楚辭曰挾秦箏發彈徵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史記

蘇秦說齊王曰臨淄甚富其民庶 有來不虛歸觴至反無
不吹竽鼓瑟說文曰謳齊也

餘 向曰有餘觴酒也言不虛 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
歸反無餘者必盡之也

翰曰言豈獨親狎貴游之異人而朋友亦與我俱樂矣 善曰毛詩
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狎習也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

大國多良材譬言海出明珠

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 小人德無
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 君子義休待 善曰禮

諸 良曰言君子有義而美則待用於時小人縱有小德則不能儲
蓄發於辭色以自為大也 善曰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

之德寡而無儲也說文曰待待也一曰具也儲謂蓄積之以待無也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

須濟曰須待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能守之榮則立可待也不能守之姑亦立可見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

安國尚書傳曰須待也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翰曰滔蕩大兒

之人多所拘束小節善曰淮南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君子通

失其充又曰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於教

大道無願為世儒向曰言君子當通達大道無為時儒之教

贈秀才入軍五首四言善曰集云兄秀才公穆入

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熹字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翰曰閑習也麗服軍戎之服有光暉

子之馬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廣雅曰左攬繫弱右接忘

歸翰曰繫弱弓名忘歸矢名善曰新序曰風馳雷善本作

逝躡影善本作追飛向曰逝往也言士卒如風雷之速躡影謂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至孫該琵琶

賦曰飄風雷逝舒疾無方七啓曰忽躡景而輕驚

顧眄生姿良曰凌二顧越也善曰劉歆遂初賦曰登向注以

親密也攜我好仇載我輕車濟曰仇匹載求也好四則秀

南凌長阜北厲清渠銑曰阜山厲越也善曰賈雅曰

仰落驚鴻俯引洲魚銑曰謂行盤于游田其樂只

且子余良曰盤猶樂也只且助辭也善

輕車迂邁息彼長林良曰迂疾春木載榮布葉垂

陰良曰載習習谷風吹我素琴濟曰谷風春風習習風

習谷風秦嘉婦徐氏書曰芳香既珎素琴又好咬咬黃鳥顧疇弄音向曰咬咬鳥聲

之思人也善曰毛詩曰交交黃鳥感悟馳情思我所欽

古歌曰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

善曰毛詩曰交交黃鳥

感悟馳情思我所欽

濟曰欽敬也思我所敬謂秀才也善曰古詩曰馳情整中帶心之憂矣永嘯長吟善曰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翰曰浩浩水流兒洪大也近國之地曰畿善曰毛萇詩傳曰畿疆也

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澆士澆助山鳥羣飛

向曰萋萋盛兒奮起也澆澆魚龍游水聲善曰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上林賦曰澆澆震雲墜劉向七言曰山鳥羣鳴我

懷駕言游之善本作出遊字日夕忘歸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楚辭曰日將暮兮悵忘歸

思我良朋如渴如饑銑曰良朋謂秀才也善曰毛詩曰每有良朋曹植責躬詩曰遲牽聖顏

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向曰獲得也願言見秀才不得故言不獲終然永思曹植責躬詩曰心之云慕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銑曰息徒於蘭圃圃園秣飼也華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萇詩傳曰秣養也華山山有光華也

流磻箭鏃也綸鈞絲也流箭平鼻之澤垂鈞於長川謂軍息而漁獵也善曰說文曰磻以石著繳也鄭玄毛詩箋曰鈞者以絲為之綸

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翰曰五絃琴也善曰漢書曰周亞夫趨出上以目送之歸田賦曰彈五絃於

妙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善本作玄良曰太玄大道也善曰楚辭曰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泰玄謂道也淮南子曰自得者全其身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

嘉彼釣叟得魚忘筌濟曰叟老也得魚忘筌謂其得道也言與秀才亦相與得意忘言筌引魚者善曰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逝矣誰與盡言向曰郢人善塗有匠石善運斤二人自相知去其泥而郢人信其妙道斲之泥盡去而鼻不傷比道之至妙今秀才與我得妙道相信如此今將往矣誰可與盡言也善曰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場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聲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矣夫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善曰舞賦曰夫何皦皦之閑夜明月列以施光軒已見上文

微

風動桂

一本作

組帳高褰

良曰桂衣裾也組所繫帳者褰舉也善曰方言曰桂謂之裾音圭

桂或為幃禮曰幕人掌帷帟綬組所以繫帷也王逸楚詞注曰以幕組結束王璜為帷帳也

百酒盈樽

善本

莫與交歡

翰曰自美也莫與交歡謂秀才不在此也善曰毛詩曰旨酒欣欣漢舊曰郭解入闕賢豪爭交歡

琴在御誰與鼓彈

濟曰御用也鼓亦彈也善曰毛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仰慕同

趣其馨若蘭

向曰仰慕秀才同於此趣則相美如蘭之馨善曰六韜曰同好相趣薛綜西京賦注曰趣猶意也

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佳人不存

善本作

能不永歎

平銑曰佳人謂善曰楚

辭曰聞佳人兮召予毛詩曰假寐永歎

贈山濤一首

五言

司馬紹統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司馬彪字紹統少而紹統未仕故贈以此詩欲濤薦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初拜騎都尉太始中為秘書郎轉丞後拜散騎侍郎終於家

若若椅桐樹寄生於南岳

向曰椅桐中為琴瑟紹統自託善曰椅桐彪自喻也

詩曰其桐其椅其葉離離馬融琴賦曰惟椅梧之所生在衡山之峻坡

上陵青雲霓下臨千

仞谷

良曰樹高極上入於雲中霓亦雲也善曰蒼頡篇曰凌侵也呂氏春秋曰若决積水於千仞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

勿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

濟曰孤危謂生在幽遠無平居寄足之地善曰毛

詩序曰孤危將亡漢書賈山上書曰不得邪徑而託足焉

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鷲

助角銑曰也語助辭言昔久已未植育於朝陽之和氣而傾枝以待鳳皇謂鳳皇非梧桐不棲自言育德藏器傾心待時而入事君也鸞鳳也鸞亦鳳類通言之也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

曰鸞鷲鳳屬神鳥也

今者絕世用

善本作

空負惚見迫束

翰

今絕於代人所常用在孤危之地故空惚迫束常不安也善曰新語曰榱梓仆則為世用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惚惚於山陸王

逸曰惚惚困苦也

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

向曰匠人不知我材且不相顧牙曠

不知我音亦不收錄言堪為琴瑟雅器善曰班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鄭玄禮記注曰般伎巧者也莊子曰匠石

之齊見櫟社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音樂師焉得成琴瑟必何由揚妙曲濟曰木不逢匠人牙曠必不成琴瑟不揚妙曲則此

我有材不遇時用安得立功立事也善曰桓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冉冉三

光遲善本作馳字逝者一何速良曰冉冉漸進也淮南子曰夫道漸進而馳走時之往者一何速哉

歎恐不及時也善曰廣雅曰冉冉進也淮南子曰夫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逝者見下注中夜不

能寐撫劍起躑躅翰曰劍謂常佩之者夜起撫之而行躑躅不進兒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

曰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躅與躑躅同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

從仕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天嘗有血書魯端門作法孔聖沒周室亡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司馬卞和潛幽冥誰能

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善曰卞和見上文

證奇璞向曰卞和知玉者若潛隱於幽冥雖有奇玉之璞誰證之也人雖有良才無媒難以進也善曰卞和見上文

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翰曰假託神龍以喻山濤欲使薦而用之故云願神龍揚

其光暉以相燭照鍾山有燭龍能照其萬物善曰神龍喻濤也山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燭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龍

荅何劭二首

張茂先良曰何劭字敬祖贈華詩則此詩之下是也贈荅之體則贈詩當為先今以荅為先

者蓋依前賢所編不復追改也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向曰吏道謂聖人之道也迫逼迫也窘急也自謂拘束無暇也

焉可踰善曰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吏道迫促鵬鳥賦曰愚士繫俗窘若囚拘纓綉誰為徽纒文憲

記曰冠綉纓鄭玄曰綉纓劬也周易曰善曰纓綉制人同於徽纒國之文憲豈可踰乎禮

有餘銑曰恬曠閑暇也煩促急迫也善曰良朋貽新詩示

我以游娛良曰貽遺娛樂也善曰良朋已見上文徐幹贈五

樂穆如灑清風煥善本作若春華敷濟曰穆和敷布也

恬雅之氣如灑清風煥爛又若春華布色善曰毛詩曰吉父作

昔同寮案於今比園廬向曰同寮案同官也比園廬謂並

即位助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傅然考乎其時事正

相接故曰同寮也左氏傳曰先篋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

吾常同寮敢不盡心乎爾雅曰采僚官也南都賦曰園廬舊宅也

衰疾善本作近殆辱善本

始庶幾立懸輿翰曰衰暮之年近於危辱之事將欲庶幾以

辭注曰夕以喻衰言曰夕將暮已已衰老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

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銑曰散髮言不為冕所束也重

之上善曰鍾會遺屬傾也儵小魚也善曰毛詩曰耳屬于垣鄭玄曰屬耳於壁聽之

屬耳聽鸞鳴流目翫儵魚直魚向

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良曰餘

年也桑榆日晚亦比年老之稱善曰漢書疎廣曰此金者聖主所

以惠養老且也故樂與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桑榆

已見上文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翰曰洪鈞造化也陶猶作也

萬物皆造化所作羣生稟自然而成善曰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

謂地也言天地陶化萬類而羣生稟受其形也鵬鳥賦曰大鈞播物

廣雅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

勞我以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莫書董仲舒對策曰羣生和而

萬物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濟曰人性明闇有異緩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為輕

根靜為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

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濟曰有

十成立之後本謂志不在馳逐功名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

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

也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良曰恬虛謂開暇也善

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翰曰忝辱君祿媿荷天子以

才輕位重是以過任又年將

善曰白日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

才輕向曰道長謂道遠也言國家以我為任重道遠苦智慮淺短不當其人心雖求成重事困於才輕常不就也責求也善

且清銑曰周任古之賢人也規戒也言其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謂此言明且清也善曰論語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夕惕坐自驚翰曰負負擔也小人之事乘乘車也君子之事使重位為我戒也惕猶懼也善曰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

溫麗無乃違其情向曰賦賜誠志也言華感何劭善賜詩今使華傾寫心事出於中志作此答

夕惕若厲孔安國尚書傳曰惕懼也是用感嘉賦寫心出中誠發篇雖

溫麗無乃違其情篇然何劭所贈是啓發茂先則雖章句溫麗而今俱在朝廷尚未顯

隱道是違其情也善曰感猶荷也魏文帝書曰嘉賦益腆西都

賦甚引麗溫雅廣雅曰違背也

贈張華一首 五言

何敬祖良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姿望甚長者博學多聞善篇章為太子師與華相善也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向曰謝去也懸象日月也迭遞也卷舒猶往來也善曰孫卿

忽復來和風與節俱銑曰與節俱至也善曰論語曰暮春

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濟

周旋我陋圃西瞻

廣武廬翰曰周旋謂周流也陋圃謂敬祖之園華居在西故云西瞻也華封爵廣武侯故曰廣武廬廬宅也善曰臧

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侯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

良曰華好儉雖有貴位不傲於人是存無

鎮俗在簡約樹塞

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有謂富亡謂貧

善曰毛萇詩傳曰有謂富亡謂貧

善曰毛萇詩傳曰有謂富亡謂貧

善曰毛萇詩傳曰有謂富亡謂貧

焉足慕

向曰理俗在簡約節儉之道焉慕學管氏樹塞門也鎮

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邦

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通言

善曰同班司已見張華答詩

私願借黃髮逍遙綜

琴書

翰曰借俱也黃髮老壽也逍遙得性也綜猶理也善曰黃

條暢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

陰之下躊躇緩步也善

薛君曰躊躇躑躅也

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向曰何用

但自相得意如得魚忘筌也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得魚忘筌已見上文

贈馮文罷遷斥夜丘令一首

四言善曰晉百

陸士衡

翰曰文罷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故贈以此詩

於皇聖代

善本作

時文惟晉

銑曰於美也言美皇聖代時

道也善曰毛詩曰於皇時周禮臬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人立法也

受命自

天奄有黎獻

良曰奄大黎眾獻賢也善曰謂武帝也毛詩曰

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

閭闔既闢承華再建

也闢開也言晉受命自天故天門開也承華太子門名言太子經廢復立故云再建建立也善曰謂惠帝也晉宮閣名曰洛陽城閭闔

上有集惟彥

其一向曰明明美稱在上謂天子能集用俊彥在

上

奕奕馮生哲門

善本作

允迪

翰曰奕奕美盛兒馮生則

言智信之道而為太子洗馬善曰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奕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安國曰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

天保定子靡德不鑠

良曰保安靡無鑠盛也言天之安

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

邁心玄曠矯志崇邈

銑曰邁行玄美曠大矯舉崇高邈遠也言所行心事美大舉志高遠
善曰爾雅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爾雅曰崇高也

彼承華其容灼灼其二濟曰遵奉也承華太子所居門言文

嗟我人斯戢翼江潭向曰斯謂馮也戢斂也

有命集止如鳥之斂翼於江潭文

翻舍本作飛自南翰曰天子有命集止於帝京翻飛往南而來

出自幽谷及爾同林良曰如鳥出於幽谷之中相與同林謂士衡亦

雙情交映為洗馬 善曰謂俱為洗馬也臧榮緒晉書曰楊駿

遺物識心謂得意忘言也 善曰映猶照也人亦有言

交道實難有頰者弁千載一彈濟曰頰冠也弁亦

出聖人既出是以彈冠求仕則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相與交情如

此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有隙

故世以六人為難也毛詩曰有頰者弁實惟伊何毛萇曰頰弁兒也弁

友也彈冠也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弁亦冠也故通言之頰丘藥

切與跬 今我與子曠世齊歡利斷金石氣惠秋蘭

羣黎未綏帝用勤止其四翰曰曠遠也言我與文罷遠齊

我求明德肆于百里利又能割斷金石言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向

黎百姓長楊賦曰羣黎為之不康曰羣黎百姓也綏安勤勞止辭也 善曰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

僉曰爾諧俾民是紀濟曰僉皆諧和也爾謂

乃眷北徂對揚帝祉征謂斥丘在北對答闡揚

疇昔之游好合天子之美祉美也 善曰毛詩曰乃眷西顧

纏絲良曰纏絲密兒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

詩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以網罟喻

為紀也 乃眷北徂對揚帝祉 疇昔之游好合

天子之美祉美也 善曰毛詩曰乃眷西顧 疇昔之游好合

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疇昔之游好合

纏絲 詩曰妻子好合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絲恩好庶蹈高蹤

借曰未洽亦既三年

翰曰借曰假曰也洽猶足也言王事無暇常假日而游尚未為足亦已三年也

善曰毛詩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居陪華幄出從朱輪

銑曰居謂嘗在朝之時陪侍太子

子華幄幄坐帳朝羣臣也太子出則乘朱輪車

善曰應璩與趙叔潛書曰入侍華幄出典禁闈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

方驥齊鑣比迹同塵

其六銑曰方並驥馬也鑣馬轡也言常相與並轡齊鑣連迹而又同塵也

鄭玄禮儀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駉驥齊鑣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之子

既命四牡項領

良曰之子謂文罷也既命謂奉帝命出於斥丘四牡四馬駕車也項領駕木項上也

遵塗遠蹈騰軌高騁

翰曰騰疾行也軌跡騁馳也

曰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講德論曰未若遵塗之疾也鄭玄考功記注曰軌謂轡也

如慶雲清風望美之也又言疾也

嗟我懷人其邁惟永

善曰廣雅曰質驅也

其七良我懷人毛萇曰懷思也

否泰有殊窮達有違

善曰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門子謂北宮子曰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賈逵國

語注曰違異也

及子春華後爾秋暉

翰曰與子少壯時同官故云春華今已俱老亦有光暉

善曰言否泰殊流窮達異轍今雖及爾春華之美終當後爾秋暉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

逝將去我陟彼朔陲

善本一作垂字濟曰逝往陟升朔北垂邊也言馮公既往將離去我升彼北邊謂斥丘也

念心孰為悲

善本一作悲

其八向曰非子交親使我思念則我心誰能悲也

答賈謐一首

四言并序 善曰王隱晉書曰賈謐字長淵

陸士衡

余昔為太子洗馬

善曰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駟也先作洗

賈長淵以散騎常侍

善本無

東宮積年

向曰

郎中令

銑曰吳王武帝子封於吳郎中令王府官名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

任散騎常侍侍太子謚食封於魯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毛詩曰東宮之妹

余出補吳王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

王出鎮淮南以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為郎中令也

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善本有云爾字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翰曰伊惟肇始也有皇謂三皇黎蒸衆庶也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

曰發語辭也毛詩曰有皇上帝毛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先天創物景命是膺翰

先猶尊也創始景大膺當也言尊奉天時始化萬物大命是當乃為翰

人主也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君翰

子萬年景命有僕毛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降及羣后迭迭興翰

毛詩曰戎翟是膺毛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終古崇替有徵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

終古崇替有徵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與絕兮終古國語藍

尹壘謂子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

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左氏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

之季皇綱幅裂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濟曰季末也皇家綱紀如帛幅分裂謂其羣

也皇綱以綱為喻也答賓戲曰廓帝絃恢皇綱毛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傳曰張之曰綱魏志崔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

辰匿暉金虎曜善本一作質濟曰匿藏也火辰心星也明則天

虎宿也太白金精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則有亂兵故火辰藏暉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

金虎曜質謂漢亂也善曰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

天王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昴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也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

馳騫義夫赴節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濟曰英雄之目馳走天下義勇之夫赴其忠

不足也釋位揮戈言謀王室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去其守位動用干戈以謀匡救

王室也揮動也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居王于彘諸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

侯釋位以聞王政說文曰揮奮也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

室之亂靡邦不泯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平向曰靡無泯平也善曰毛詩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毛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

彼墜景會不可振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平向日墜落會則也言漢室衰微如落日

乃眷三哲俾乂斯民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向曰皇天乃眷

三哲使理天下之人俾使乂理也善曰三哲劉備孫權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

曹操也尚書帝曰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乂治也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

難改物承天命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命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火善本一作

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創天下禮記
明堂陰陽錄曰王者承天統物也
爰於即就宮居也言於此有魏就居於天中之邑都也
善曰禮記孔慆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尚書曰周公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
吳

實龍飛劉亦岳立
良曰吳孫權也龍飛九五位也劉備也
善曰禮記

者士衡吳人故有尊吳之意不忘本
也善曰東京賦曰乃龍飛白水
干戈載揚俎豆載戢

良曰載則揚舉戢藏也俎豆禮器也言天子盛舉干戈不暇尚禮也
善曰毛詩曰載戢干戈毛萇曰戢聚也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

聞之矣
民勞師興國玩凱入
其四銑曰言所玩習但為凱樂之
善

曰毛詩曰民亦勞止玩與翫同
古字通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
天厭霸德黃祖
善本作

告
許觀銑曰霸謂魏也魏土德故曰黃祖言天厭魏主無德乃告
其凶豐將有革也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于

寶搜神記曰魏惟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保乾圖曰漢以
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賈逵國語注曰豐兆也言禍有兆
獄訟

違魏謳歌適晉
翰曰言決獄定訟謳歌道德皆違去於魏而
之於晉也適之也善曰孟子萬章曰堯以

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
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觀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

歌堯之子而謳舜舜曰天也
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
陳留歸藩我皇登禪
去濟

帝禪位於晉封魏帝為陳留王故云歸藩善曰魏志曰陳留王諱
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子也奉皇帝璽綬策禪位於晉嗣王魏世

譜曰封帝
為陳留王
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其五銑曰庸岷蜀也三江

為目善曰庸岷蜀境也庸國名也岷山名也禮記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三江靈境也尚書曰三江既入
赫矣隆晉

奄宅率土
向曰赫隆皆盛美貞奄大宅居也率土天下也善
曰曹府君陳賈誅曰赫矣陳君毛詩曰宅勞土芒芒

又曰率
土之濱
對揚天人有秩斯祐
向曰言對答揚舉天人之事有

也善曰對揚已見上文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天人之
際已交毛詩曰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爾雅曰祐福也
惟公太宰

光翼二祖
翰曰太宰賈充也謚之父太祖為大將軍以充為右

弼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晉太祖為大將軍以賈充為司馬右長
史及世祖受禪轉太宰左氏傳康王論晉范會曰宜夫子之光輔五

君
誕育洪胄纂戎于魯
其六良曰洪胄謂長子即謚也纂

繼大於魯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謚父韓壽河南尹母賈充少女
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民子襲封槐

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民子襲封槐

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民子襲封槐

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民子襲封槐

自表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謚為魯公毛詩曰誕彌厥月毛萇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毛詩曰續我祖考鄭玄曰戎汝也

東朝既建淑問 義義 良曰太子既立美問甚高也東朝太子也建立淑美問也義義高貞

我求明德濟同以和 善曰謂太子也言太子求明德之人以濟王事同心而和穆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不如美焉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

魯公戾止衮服委蛇 徒何銑曰言賈謚至止衣冠委蛇委蛇美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也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毛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思媚皇儲高步承華 其七翰曰媚愛也言謚思愛太子高步於承華門也皇儲太子詩曰思媚周姜又口媚于天子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嗣君承華已見上

昔我逮茲時惟下僚 翰曰逮及也機為太子洗馬故及子捷遲同林異條 銑曰下僚善曰下僚謂洗馬也

志比服殊 善本作義 直留濟曰謚少機老故曰年殊相與忘相善故曰義稠 善曰服章服也

游跨三春情固二秋 其八良曰跨越也言同游經越三春情之堅固亦已二秋也

祗承皇命出納無違 善曰尚書曰祗承于帝論語曰樊遲問孝子曰無違也

往踐藩朝來步紫微 郎中令故云往踐藩朝入為尚書故云來步紫微紫微天升官也 善曰蕃朝吳也紫微至尊所居謂為尚書郎

閣我服載暉 翰曰祕閣尚書郎所司也載則也暉猶光也 善曰祖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復道取急因得開覽亭云入為尚書郎作此詩然祕閣即尚書省也

孰云匪懼仰肅明威 其九良曰誰云非懼者仰敬天子之明威也 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

昔良游茲焉永歎 善曰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借輝毛詩曰公之云感貽此音翰 平濟曰魯公感此分別之

反選二

十

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蔚彼高藻如玉如蘭善本作之

翰曰蔚歎美也藻文也魯公高文如玉之美如蘭之芳善曰蔚文

貌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楚辭曰文彩耀於玉石王逸曰言發

文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

不銷故萬國作詠也蓋自勗如金之堅剛不可變易也謚贈詩戒士

衡無為變志故也故詩云在南稱相度北則橙也故以金荅也善

曰木謂橙也賈謚贈詩云在南稱相度北則橙故荅以此言木度比

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銅故萬邦作詠潘戒之以木而

陸自勗以金也穀梁傳曰婦人民之胥好狷狷善本作厲

既嫁不踰境毛詩曰大賂南金民之胥好狷狷善本作厲

聖銑曰胥相也狷狂之心厲以作聖喻不善人也言謚之相好贈

曰胥相也謂相戒勗以所好尚也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

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尚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

作聖說文曰厲石也言儀形在昔予聞子命其十一翰曰

人之自勗若金之受厲儀形在昔謂儀形在昔謂

以古之道相戒喻我聞子之命善曰毛詩曰

儀形在昔王萬邦作孚左氏傳晉克曰且聞命矣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五言良曰承明亭名機從吳入洛與弟士龍別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濟曰嬰纏也駕言謂駕車馬出

上書曰豈拘於俗牽於世曹子建書飲餞豈異族親戚弟

與兄善曰毛詩曰飲餞于禰又婉變居人思紆鬱游

子情良曰婉變深思貞居人謂士龍也紆鬱失志貞善曰方言

紀曰婉變董公惟亮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發初曉

天工紆鬱已見上文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始並亭名佇盼

要遐景傾耳玩餘聲良曰佇立時看遐遠景影也言揮袂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

餘語之聲善曰家語孔子曰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疏貪也南歸慙永安北邁

頓承明銑曰南歸謂弟也北邁自屬也慙息頓止也永安承明皆亭名善曰毛萇詩傳曰慙息也頓止舍也

安有昨軌承明子弃予與協韻翰曰言永安亭有兄弟二人昨日之跡至承明則士衡獨止

不見其弟故曰弃予也軌跡也善曰毛詩曰棄子如遺也俯仰悲林善本外字薄慷慨含

辛楚向曰俯仰於林薄之間但有悲悽慷慨為歎含蓄辛酸痛楚猶痛

懷往歡絕端悼來息成緒絕其端也哀來則憂心

成其亂緒也善曰言和悅繞往歡已絕端哀悼暫來憂便成緒毛萇詩傳曰懷和也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感

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銑曰言我感別鄉邑慘然不能進行汝將歸樂循其洲者也慘舒翮謂如鳥分飛慘然不進飛亦如我不能進行善曰舒翮謂鳴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鴻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

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鄴炎詩曰舒吾凌霄羽毛詩曰鴻飛遵渚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五言翰曰顧彥先同為尚書郎遇雨不相見故

贈此詩善曰王隱晉書曰顧榮彥先吳人也為尚書郎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向曰大火南方星也貞正也朱光日也此仲夏之月積陽為日

氣也熙熾也自南者則南方為夏善曰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王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貞正也

朱光朱明也爾雅曰夏為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爾雅曰熙興也續漢書曰日

行南陸謂之夏也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良曰望舒月御也畢星西方宿故云

金虎也謂月著于畢畢星好雨故雨師吐重陰而為滯離著也屏翳雨師也善曰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

望舒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輝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觿為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昂白虎中星然西方

七星畢昂之屬俱白虎也毛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曰并號起雨王逸曰并屏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贈王粲詩曰重陰潤萬物

淒風迕時序苦雨遂成霖銑曰淒寒迕逆也為人所患苦故云苦也三日雨為霖也

善曰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為人朝游所患苦也小雅曰迕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忘輕羽夕息憶重衾

濟曰輕羽毛扇也衾被也言寒風逆時人寒故也

毅有羽扇賦衾已見上文

感物百憂生纏絲自相尋

翰曰感此風雨逆序遂生百憂

也纏絲思亂貞善曰

與子隔蕭牆蕭牆阻

善本作且深

良曰蕭牆院落之牆善曰論語子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也

形影曠不接所託聲

與音

向曰託寄也聲音謂信命往來

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

善曰仲

山父永懷以慰其心

朝游游曾

善本作層字

城夕息旋直廬

濟曰曾重也直廬直宿之廬善曰張晏

漢書注曰直宿曰廬也

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

翰曰宵夜激震也電光夜中布

於目前也善曰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楚辭曰凌驚雷駭駭電兮

玄雲地

徒

朱閣振風薄

綺疏

良曰地曳也綺疏窓也全曰說文曰拖曳也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是謂東觀

豐注溢脩雷黃潦浸階除

銑曰

也注雨水也脩高也黃潦雨水流於地者除庭也言雨水溢於高階之雷黃潦又浸於階庭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說文曰潦

雨不也又曰除殿階也

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

向曰結不解言雲不開也衢道

也

善本作沈沉字

稼湮梁穎流民沂荆徐

翰曰稼謂田苗也湮沒也梁穎

二郡名言此郡田稼沈沒人之流散沂水上於荆徐二州善曰廣雅曰湮沒也梁穎二地名也毛萇詩傳曰沂向也荆徐二州名也

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

濟曰機本吳人其鄉國多水今此尚為沈渠則懼波已為

湮沒矣故懷桑梓之人化為魚也善曰毛詩口眷言顧之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館於維汭劉子

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贈顧交趾公真一首

五言翰曰晉百官名云碩祕字公真為交州刺史士

衡思之故贈此詩善曰晉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顧祕字公真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

向曰肅嚴邁遠也善曰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

玄日體生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

衣冏銑曰公真初為吳王郎中令故云翼藩后南裔即交趾也善

朝口驃騎發迹於祁連蔡邕陳球碑曰撫安也伐鼓五嶺表揚旌

萬里外良曰伐擊也五嶺交趾也旌旗也擊鼓揚旌言彼蠻夷

嶺之戎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懸旌萬里之外遠績不辭小

立德不在大濟曰績功也言遠有功績不辭小位立德成理亦

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

帶翰曰交州去帝京雖有高山安足凌於上言雖險如易越也大

連貝江河四海如繞帶亦言度不難也善曰古辭異博遊曰眾星累累如

望其歸旆翼相見也此士衡甲之甚矣旆亦旌屬善曰楚辭曰

贈從兄車騎一首

五言善曰集云陸士光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向曰孤獸離鳥尚思故林藪

獸鄭玄曰澤無水曰藪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銑

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善曰漢書曹翹

昭與淮南王書曰游宦事人善曰漢書曹翹

陽婉變已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善曰老子

府魂魄懷於吳士而精爽若飛若沉不定也善曰老子

所欽良曰無安豫之志欽敬也所敬謂兄也善曰東京賦曰膺

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翰曰言感彼歸塗艱難謂人事

善曰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何謂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塗順也

言樹背與襟 善本作衿向日忘歸草謂忘憂草言以其名忘憂

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善曰韓詩曰鳥得謂草

言樹之背然衿猶前也

荅張士然一首

五言良曰孫盛晉陽秋云張俊字士然少以文章與士衡友善機從駕出游士然贈詩故有此荅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善俊七全切

陸士衡

絜身躋祕閣 祕閣峻且玄 善曰武曰機出補著作遊乎祕閣然祕書省亦為祕閣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祕閣之幽遠也

終朝理文案薄 善曰武曰機出補著作遊乎祕閣然祕書省亦為祕閣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祕閣之幽遠也

暮不遑眠 善本作瞑字 銑曰遑暇也 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瞑古眠字

駕言巡明祀 善曰毛詩曰敬祭明祀禮記曰拜

致敬在祈年 善曰駕言已見上文毛詩曰敬祭明祀禮記曰拜

道遙春王園 躑躅千畝田 善曰毛詩曰祈年孔

迴渠繞曲陌 通波扶直阡 銑曰迴渠曲渠也東西為陌南

嘉穀垂重穎 芳 善曰毛詩曰祈年孔

余固水鄉士 善曰毛詩曰祈年孔

樹發華顛 尚書曰農殖嘉穀廣雅曰顛末也

揔轡臨清泉 善本作淵向日水鄉吳地也臨其清泉意慕也

戚戚多遠念 行行遂成篇 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善曰集云為令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篇荅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

翰曰悠悠遠自善曰鸚鵡賦女辭家而適人蔡琰詩悠悠二

千里何時復來會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上齊曰緇黑色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緇黑色

子即其婦也善曰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脩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

向曰悼傷也同懷謂同懷抱之

不起

良曰隆繫也心曲謂中心也歡情沈滯而不起善曰王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隆毛詩曰亂我心曲

隆思亂心曲沈歡滯

歡沈難剋興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游

善本作浙字江汜沈難起心亂難理是願借歸鴻之翼共飛游江水之涯以見所思也善曰魏文帝喜霖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翮而輕飛毛詩曰江有汜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閨

向曰此詩代答前詩也東南謂吳也充滿也幽閨深閨也

借問歎何為佳人眇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西京賦曰重閨幽闈

天末

翰曰婦自借問以發詩情佳人則眇眇先也眇然極望若在游天之末畔蓋思遠也善曰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

官久不歸山川脩且闊

良曰游官子仕於中朝脩長善曰游官已見上文

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逢

銑曰形影相隨之理夫婦之義今如參辰之相乖音書消息曠絕參商二星常出沒不相見商則辰也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滅遷閼伯于商立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音息音

離合非有常譬彼絃

善本作與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夫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則復離劉熙釋名曰矢末

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

善曰金石已固也軀身也言相思如飢渴思飲食也善曰金石已見上文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贈馮文羆一首

五言翰曰文羆為斥丘令前已贈詩今此重贈也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

良曰承華太子所居乃士衡與文羆同為洗馬善曰二三子

文羆同為洗馬

善曰二三子

善曰二三子

善曰二三子

善曰二三子

善曰二三子

善曰二三子

善曰二三子

善曰二三子

善曰二三子

善曰二三子

善曰二三子

善曰二三子

善曰二三子

善曰二三子

善曰二三子

及承華已 **拊翼同枝條** 翻飛各異尋 銑曰如鳥拊翼同見上文

曰班固漢書曰撫翼俱起 **苟無凌風翻徘徊守故林** 善本無此二句向曰故林太子

官言尚為洗馬 **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 濟曰慷慨歎也欽敬也懷所欽謂思文羅善

日所欽已見上文 **發軔清洛汭驅馬大河陰** 翰曰軔車也言發車洛陽也水南曰

汭驅馬於黃河之南也大河黃河也陰謂河用斤丘所在也善本 **佇**

日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安國曰水北曰汭寂梁傳曰水南曰陰 **佇**

佇立以泣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雖則固城瀨其迥深 **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

善曰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 良曰臨川結謂水聲相感志節

之士多勤苦之言隨風則增氣善 **愧無雜佩贈良評代**

日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 **兼金** 銑曰雜佩寶重之物詩人所以贈行也今愧無此物而以善

戒之以代兼金兼金好金也評猶戒也善曰毛詩曰知子

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 **夫子茂遠猷款**

百而不受趙岐曰兼金其價倍倍於惡金也 **誠寄惠音** 翰曰夫子謂文羅也茂美猷德也言夫子有美遠之

秦嘉贈婦詩曰何用叙我心清思致款誠好色賦曰絮齋俟兮惠音聲

贈弟士龍一首 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怒 溺 **焉傷別促** 向曰怒憂心也善曰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傷怒焉如擣方言曰別促

會曰長 **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

為東峙 善本岳 **岳** 翰曰言西入京如西流水行不止弟在家不

如西派之不息雲止 **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 濟曰慷慨

類東岳之不移也 **往者之言多感衡自謂也徘徊懷戀居人之志情生謂陸士龍育生**

也善曰逝機自謂也居謂雲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感徘徊

與慈居者 **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駢** 非 **服** 翰曰俱同也駢服之馬常相隨

也願與兄弟雖契闊常同也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携手同行毛萇曰契闊艱苦也說文曰駢駢傍馬也鄭玄毛詩箋曰兩服中 央夾轆也

為賈謐作贈陸機詩一首 四言

潘安仁 向曰大意述晉平吳得陸生與之同官兼言離別勸戒之事

肇自初創二儀烟煴 於云銑曰肇始也初創猶草創也二儀地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粵有生民伏羲始君結 善曰周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

繩闡化八象成文 翰曰粵於也伏羲古帝王也八象八卦也言伏羲始為君結繩闡化後畫八卦以成人易之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

茫茫九有區域以分 其一濟伏犧也聲類曰闡大開也

神農更王軒轅承紀 良曰神農沒而黃帝承其

寬廣自九有九州也區域猶都邑也言都邑自此分也 善曰左氏傳魏絳曰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杜預云茫茫遠貌也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州也

神農更王軒轅承紀 善曰神農沒而黃帝承其

統紀 善曰史記曰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順天地之紀家詔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政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也

書野離疆爰封眾子 向曰言分別州土疆界以封眾子也眾子謂黃帝有九子各封一國 善曰

周繼祀 善曰楚辭曰思堯舜兮襲與毛詩曰赫赫宗周繇繇瓜

峽六國互峙 其二翰曰繇繇不絕自瓜分瓜蔓也言六國

疆 善本作秦兼并吞滅四隅

子嬰面觀漢祖應符 善本作膺圖良曰子嬰秦王

靈獻微弱在湮則渝 善曰子嬰漢祖並

夫袁經士輿檟東京賦曰高祖膺錄受圖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符

靈帝獻帝也言二帝微弱也獻帝遭董卓遷之西京天下亂也 善曰范晔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相帝崩無子即皇帝

善曰范晔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相帝崩無子即皇帝

善曰范晔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相帝崩無子即皇帝

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帝崩即皇帝位曾子曰沙在泥與之皆黑趙歧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潔自黑爾雅曰渝變也

三雄鼎足孫啓南吳 其三銑曰三雄魏曹操蜀劉備吳孫權啓開也 善曰雄即三國之主班

面漢書述曰三雄是敗漢書崩通說韓翰曰孫權僭稱帝號 善曰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春秋命曆序曰吳楚駒勝僭號稱王駒景駒也勝陳勝也字書曰僭假也

南吳伊何僭號稱王 善曰大晉理天下仁惠之風遠揚也

大晉統天仁風遐揚 善曰謂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乃統天典引 曰仁風翔于海表 偽孫銜璧奉土歸疆 良曰偽孫謂皓

土歸戎晉之封疆也璧者國寶降者親奉於君面縛無手以執故用

曰銜也 善曰偽孫謂皓也吳志曰孫皓字元宗和子也孫休薨皓

立晉命王濬伐皓皓書於濬 婉婉長離凌江而翔 其四向

濬受皓之降銜璧已見上文 鳳也以喻君子婉婉美貞陸機自凌江而來亦猶鳳翔也 善曰長

離喻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長麗前挾光耀明臣瓚曰

長離靈鳥也離 與麗古字通 長離云誰咨爾陸生 善曰毛詩曰云誰之

鶴鳴九臯猶載厥聲 銑曰鶴鳴九臯之上其聲聞天詩人

又曰厥聲載路 況迺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

鳴九臯聲聞于天 又曰厥聲載路 其五翰曰海隅吳也播布旌招賢之飾撫奮也宰庭天

翼宰庭 子之庭也 善曰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范曄

後漢書祖授謂袁紹曰將軍播名海內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滅

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揚駿辟機為祭酒孟子曰夫招士以旌撫

翼已見上文宰謂駿也 儲皇之選實簡惟良 濟曰儲皇副主

也宰或為紫非也 以為左右 吾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爾雅口簡

擇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孔安國曰是惟良臣曰則君顯明於世

英英朱鸞來自南岡 良曰英英鮮明兒朱鸞瑞鳥也亦喻

善曰鸞亦喻機也毛萇詩傳曰英鮮明也王逸楚辭序曰虬龍鸞鳳以託君子毛詩曰我來自東 曜藻崇正玄

冕丹裳 向日曜藻文章也崇正殿名太子講藝之所機時為太

子洗馬故曜文章於此殿玄冕丹裳大夫之儀服 善曰謂為洗馬也崇正太子之宮也滅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富

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周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朱鞞環

濟要略曰鞞 以象裳色 如彼蘭蕙載采其芳 其六翰曰載則采取也

言陸機如蘭蕙太子則

取其道德 藩岳作鎮輔我京室 濟曰藩岳謂諸侯也謂

之芳也 惠帝弟吳王晏出為大

收卷三五卷 一七

將軍以鎮吳機為郎中令故云輔我京室也善曰謂吳王也班固盧縮述曰縮自同關鎮我其壇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旋

反桑梓帝弟作弼良曰機吳人今與吳王同鎮吳故云旋反桑梓為帝弟之輔弼也善曰桑梓已見上文作弼謂為

或云國官善本清塗攸失向曰或有人云為郎中令是失其清官之塗善曰漢書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應劭曰人道尚左今舍太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吾

子洗然恬淡自逸其七銑曰吾子謂機也洗然肅敬之自言也文子曰靜漠恬淡說文曰淡安也并敢切毛詩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陳太丘碑廊廟惟清俊又是延向曰又理延進也廊廟

之材是進用也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宿曰廟捷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然廊廟君之居臣朝觀之所故曰俊又是延也尚書曰俊又在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擢應嘉舉自國而遷濟曰

吳三郎中令徵入為尚書郎擢拔也國吳國也言拔應比舉從吳國遷為此官善曰方言曰擢拔也齊轡羣龍

光讚納言良曰羣龍喻羣賢也讚明也謂尚書郎與羣賢齊轡以明出納天子之言也善曰謂為尚書郎也揚雄

河東賦曰建軋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韋昭曰比羣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陸為郎故曰光讚也鄭玄周禮注曰贊佐也

優游省闈珥筆華軒其八向曰闈門也珥執也言閑豫於省闈執筆殿上以侍天子也善曰毛詩曰優遊爾休矣崔駰奏記寶憲曰珥筆持牘拜謁曹下韋昭漢書注曰檻殿上欄軒昔余與子繾綣東朝濟曰謚昔為散騎常侍侍東

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善曰禮記曰禮相敬於情不殊友僚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內外也絲竹撫鞞步舞韶良曰賓敬也雖以禮相敬於情不殊友僚

脩日昃月攜手逍遙善曰禮記曰禮記曰子夏曰自我善本離羣二周于今銑曰謚與

情深翰曰簡別著明也言雖面別分義之理明于深情善曰其超矣實慰我心濟曰超謂為尚書郎言子超升實歡發

其超矣實慰我心善曰毛詩曰實獲我心發

言為詩俟望好音

其十良曰發言舒志為詩也俟待也言待好音者謂望機答此詩也善曰毛詩序

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欲崇其高必重其層

向曰將崇高大之德

必須重其增益之事言此以誠陸機也善曰郭璞曰山海經注曰層重也慈登切

立德之柄莫匪安

善本作恒

銑曰言立德權柄當安守其恒常也善曰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恒德之固也

在南稱甘

度北則橙

音登協韻翰曰甘果木名生之於江南則芳香種於北地則為橙枳言木以移而變恐人亦同是而易節

故引為戒

善曰言甘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徙居而變節故引以誠之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為橙博物志曰橘柚類其多甘

皆是崇子鋒穎不頽不崩

濟曰崇爾道德鋒穎勿使崩頽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

尊也擊伯陵答司馬遷書曰有能者見鋒穎之秋毫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四言

潘正叔

良曰文章志云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養及父終出仕位至

太常卿善曰文章志曰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父終乃出仕位終太常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

濟曰延州謂延陵季子也曩昔也延陵為東南昔時之美也善曰爾雅

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也

顯允陸生於今鮮儔

銑曰鮮少儔匹也言機有明信之德於今少匹也善曰毛詩曰顯允君

子莫不令德 振鱗南海濯翼清流

翰曰南海謂吳也清派謂晉也凡言鱗翼者皆龍鳳也音

子比之故作者單以鱗翼隨事宜以用之善曰高唐賦曰振鱗奮翼應德建章臺集詩曰濯翼陸高梯

波女娑翰

林容與墳丘

其一濟曰翰筆也林謂儒林也墳三墳立九丘皆古書也娑娑容與皆游放之兒善曰谷實賦曰

娑娑乎術藝之場長楊賦曰借翰林以為主人左氏傳楚史倚相趨過王曰是史也龍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玉以瑜潤

以光融

良曰瑜玉上美者隨隨侯珠也玉以瑜而溫潤珠以光色而明即言人加學亦如之也善曰禮記孔子

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瑜不揜瑕忠也鄭玄曰乃漸喻其中間美者隨隨珠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

上京羽

善本作乃字 儀儲宮

善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玩爾清藻味

爾芳風

善曰玩猶愛也向曰漸進也羽儀儲宮謂機為東宮洗馬為太子羽儀也玩習味美也清藻芳風言機之文章也

泳之彌廣挹之彌冲

其二銑曰泳游廣遠絕酌冲深也言游酌道德之源彌覺深遠

詩曰漢之廣矣泳之游之毛萇曰潛行為泳又曰挹斟也老子曰大滿若冲字書曰冲猶虛也

崑山何有有

瑤有珉

皆君子也善曰新序晉平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樂舩人固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二寶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說文曰瑤玉美者又曰珉石之美

及爾同僚具惟近臣

濟曰僚官也正叔嘗為太子舍人言與機同官俱為近臣

曰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機仁東宮口見上文毛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東京賦曰具惟帝臣國語曰近臣盡規

子涉素秋子登青春

良曰素秋喻老也青春喻少年也善曰素秋喻老青春喻少也劉楨與

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楚辭曰青春爰謝愧無老成廁彼日新

其三向曰正叔老成人尚有典刑周易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大邦惟桑惟梓

良曰祁祁衆多泉大邦則吳矣謂是機之桑梓機出為吳王郎中令故云爾善曰毛詩

曰采芣祁祁毛萇曰祁祁衆多也穆穆伊人南國之紀是也謂美是人為

吳綱紀也善曰毛詩曰穆穆魯侯又曰所謂伊人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帝曰爾諧惟王卿士

銑曰諧和也惟王謂帝弟吳王也卿士即機也善曰尚書帝曰爾諧

其內翰曰俯偻屈身也言屈身從於王命無憂喜於懷也善曰左氏傳孟僖子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授

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莫余敢侮

我車既中

濟曰巾車衣也秣飼也言將飼車馬而行也善曰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鄭玄曰巾猶衣也秣馬已見

文星陳夙駕載脂載轄

良曰星辰夙駕言早發也脂膏也轄車轅也善曰尚書大傳八伯歌曰爛然星陳毛詩曰星言夙駕說乎桑田又曰載脂載轄還車言萬

婉孌二宮徘徊殿

其五向曰婉孌徘徊皆頤慕也二宮謂帝及太子宮也機經任之故

昔予忝私貽我蕙蘭

銑曰陸先贈潘詩故云忝私情於我而遺我蕙蘭也蕙蘭香草以喻文章之美善曰陸集南贈正叔詩

今子徂東何以贈旃

善曰徂東謂適吳也

又曰何以贈之 **寸晷惟寶豈無瓊璫** 濟曰瓊璫寶玉也言豈無寶玉不足

而重寸之陰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瓊璫美玉也 **彼美陸**

生可與晤言 良曰言陸機之美可與申明晤之言 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鄭玄曰晤猶對也

贈河陽一首 王言向曰潘岳為河陽令是尼從父故不言名

潘正叔

宓 善本作 密字 **生化單父子奇泣東阿** 銑曰宓子賤子奇並古良宰也單父東阿

二邑名二君以風化臨之其邑稱理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以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以問其故於宓子賤子賤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

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元率

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 鄉曰桐鄉為桐鄉嗇夫主稼穡之邑武城子游所理邑或以遺愛為業或以絃歌見美以岳喻此四賢 善曰漢書一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

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後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立為邑起家立祠祭至今不絕班固說東平王蒼君曰遺烈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

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 濟曰驥良馬也夷平也武城宰 **弱冠步鼎鉉既立寄** 善本作 **三河** 良於大波喻得塗也 善曰驥龍喻岳也 善曰弱冠也鼎鉉三公象也鉉鼎耳環也岳二十為賈充府掾故年二十曰弱冠也鼎三象也鉉三公象也

云少鼎鉉也年三十曰立三河河東河內河陽也宰理也 善曰岳早辟賈充府出為河陽令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居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曰三十而立漢書東方朔曰 **流聲馥秋蘭摘藻豔春華**

漢去三河之地止霸滌以西 **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銑曰仁義

向曰馥香摘發也流其芳聲香逾秋蘭發其文藻美於春華也 善曰家語孔子曰流聲後裔非唯學之所致耶楚辭曰秋蘭兮青青說文曰摘舒也摘藻

春華已見上文 **爵公卿大夫曰人爵** 所美者聰敏仁義天姿之茂豈言此人爵之多也 善曰風俗通曰太尉掾范滂天姿聰敏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之脩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天爵終亦

一及及二十五卷 一十三

一及及二十五卷 一十三

一及及二十五卷 一十三

一及及二十五卷 一十三

一及及二十五卷 一十三

亡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五言向曰周禮太宗伯御史掌書之官至秦以

為理獄之官

潘正叔

崑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

濟曰廣大構合也崑山大廈以喻國也瓊玉衆材以喻羣

賢合成於國也善曰崑山出玉已見上文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游鱗萃靈沼撫翼希

天階

良曰萃聚希望也靈沼天階喻左右省閣也鱗翼謂龍鳳況君子也言君子皆撫仁義之道聚望天子之左右

善曰遊鱗龍也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楚辭曰攀天階而下視

賢能

來來向曰膏蘭為物以明燭暗以香變臭自致銷燦不辭其勞賢能濟理亦猶是也孰誰也善曰漢書曰龔遂卒有父

膏蘭孰為消濟治由

老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

銑曰王侯禮門名王前為尚書郎朝奏皆在此門言今厭之迴迹清肅憲臺即御史署善曰漢書上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張孟陽魏都賦注曰聽政殿左崇禮門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也

蠖

烏縛

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

翰

蠖屈喻聖人潛隱也龍翔聖人即位也言蠖屈之時喻賢人在外故云小往龍翔之時喻君子入用故云大來善曰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泰小往大來

畢力讚康哉

濟曰協合毗輔畢盡讚佐也合心輔於聖代畢力以佐康哉之風善曰尚書曰三后協心

協心毗聖世

詩曰天子是毗鄭玄曰毗輔也呂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尚書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1981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贈荅三

贈何劭王濟一首 并序

傅長虞 良曰王隱晉書云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為

司隸校尉

助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向曰劭襲封助陵郡公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

封助陵郡公 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 善曰王隱晉書

曰王濟為國子祭酒 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 善曰尚書曰先

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光情猶同生義則師友善曰左氏傳曰

以張安世篤行光親重之鄭罕駟豐同生孫卿子曰人必將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

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而亦作銑曰俄頃也有頃武子亦遷侍中善曰臧榮緒晉書

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為侍中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閭

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未由翰曰二賢謂何劭王濟也

自言恨閭劣願與親密而官爵去遠從之未由禮隔也善曰漢書

曰灌夫實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適

內外毛詩傳歷世無效且有家艱濟曰歷世謂歷職言歷庶

曰遡泗從之心存目替善本無賦詩申懷以

善曰書曰歷試諸難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心存目替此一句賦詩申懷以

貽之云爾良曰替廢也心常在於何王而目不相見故申懷以

也去辭也贈二君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詩章句曰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向曰太清天也列宿二十八宿也紫微天帝宮也謂列宿

曜之善曰鶡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赫赫大晉朝明

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明闢皇闈銑曰赫赫盛貌謂晉朝之盛闢開闈門也謂開門以

待賓也善曰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

陳公誅曰穆穆皇闈公寔省之飛翰曰吾兄謂劭也王子王濟也鳳翔龍飛喻君子得用善曰

鳳翔實雙揚游蘭渚二離揚清暉濟曰離之精為鸞鳳

其分也書省揚謂揚舉清風以生光暉也善曰鸞離喻王何也蘭渚喻中

書也王逸楚辭序曰蚪龍鸞鳳以託君子漢書曰長麗前挾光曜明

目璜曰長離靈鳥也二離日月也攜手外玉階並坐侍丹帷良曰玉階

子之殿庭善曰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賓曰玉階彤庭毛金璫

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曹植娛賓賦曰丹帷擘以四張綴惠文煌煌發令姿向曰嚙耳珠也惠文冠名煌煌光也

善曰董巴輿服志曰待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漢書曰昌斯

邑王賀冠惠文冠音義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璫斯

追

銑曰此榮非庶幾所能及但親密之情是所希望豈不慕高軌但蹤跡邈遠難可追攀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何為守空

善本空守 善曰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臨川靡芳餌

善曰芳餌以喻令德也歸田賦曰徒臨川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餌魚食也莊子曰任公為大釣犗牛以為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也漁者不爭坻

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

善曰槁葉自喻也毛詩曰籜兮籜兮風其吹女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逝將去汝毛萇詩

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

良曰離君豈傳曰違離也

歸身蓬革廬樂道以忘饑

向曰蓬革廬草菴也言歸此以樂先王之道將忘其饑也

進則無去補退則恤其私

濟曰云補可以樂道忘饑

獨恐未有去補廣雅曰六有也論語曰退而省其私

但願隆

善曰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

引美王度日清夷

良曰但願二子盛大美之道為王之法

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荅傳咸一首

郭泰機

向曰傳咸集序云河南郭泰機寒素

切戲之後因咸贈詩故作此荅之

善曰傳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

庶能為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沉

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

此屈非復文辭所了

故直戲以荅其詩云

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

銑曰皎皎潔白也素絲喻才也

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

向曰秉執也言雖巧不得機杼

二女選二十五卷